

再見

今

陳銓著

陳銓

東書局印行

！ 苻 冷 ， 見 再

著 銓 陳

自序

十年前十月淩風苦雨的一天，正是我最親愛的朋友蕭華亭在德國柏林山醫院同我永訣的一日。我同他從小學起就同學，後來從美國轉學到歐洲，並進柏林戲劇文學研究院，同他又相聚兩年。他生平最相信我，什麼話都同我談，所以我知道他的事情，比知道我自己還要清楚。他文學博士考試完後，就瘋狂了。在醫院養了兩個多月，瘋狂好了，但是身體元氣太傷，一個多月每晚不能睡覺。醫生說是沒有辦法，勸他到南方去換換空氣，也許有轉機，因此我又想法把他送到海岱山醫院，進院還不到兩星期，他就死了。他在從柏林回來的時候，詳細告訴我他同他的女友冷荇的事體，我當時很受感動，費了三個多星期的工夫，草成這一部書。因為太寫實了，所以結構方面不能依通常寫小說的辦法，但是敘事的趣味，希望讀者不會感覺沒有。他臨死前十天，我曾經把這一部稿子給他看過，不到兩個鐘頭，他立刻就看完了。看完以後，他還要替我作一篇跋語，我勸他以後作，恐怕太費精神，他一定要作。後來還是他口說我寫下來的。這一篇跋語，現

2 在我也附在後邊。

至於他爲人，處世，品格，學問，他瘋狂的原因，他同冷荇及其他女友的關係，要完全講出，不是七八萬字能夠勝任的事情，我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寫一兩部關於他的小說。在這一部書裏，讀者可以看見他生活的側影。他心中究竟有什麼酸甜苦辣，在中國現在理智主義高張的時代，要是還能夠多得解人，那就是最僥倖不過的事情了。

作者誌

昨天晚上，文學研究會提前開聖誕節慶祝會，大家跳舞到三點半鐘，今天上午九點鐘，又有德國古典主義的討論會。華亭提著書包，走進文學研究院，到討論室揀個位子坐下，只覺得頭腦昏昏的。周圍書架上的書籍好像顛斜的堆着，時時刻刻都有倒下來的危險，隱隱而前而後後，許多笑嘻嘻的面孔，有兩個環着他點頭，他也分不十分清楚誰是誰，就閉亂點頭答應。他把手在額前一摸，覺得有點發熱，身子輕飄飄地，好像在汪洋無際的海水裏，不由自主地隨着海浪浮沉起伏。

他索性把眼睛閉着，稍為定一定神，一會，再把眼睛睜開，頭腦才稍為清醒一點。

「蕭先生，你現在精神恢復沒有？昨天晚上你快活不快活？」

一位女人的聲音在問他。華亭回頭一看，是霍英曼女士。

霍女士今天換了平常的衣服，頭上只用一條二指大的水紅絲帶，把頭髮一直勒到腦後，身上穿一件淺綠色的毛衣，腳下繫一條變色的裙子。他柳條的身子，最適宜於這種

打扮，如果不是她面上令人嫌厭的雀斑，同她尖銳的鼻子，也許可以令許多人銷魂奪魄。

「沒有什麼。」華亭微笑答道：「就是頭還有點暈，大概因為昨天晚上啤酒喝得太多了。」

霍女士聽見，不由得撲哧一聲地笑出來，旁邊幾位男男女女的學生，都忍不住笑。

「蕭先生，你喜不喜歡喝我們德國的啤酒？」

這是白希卡最高興問華亭的問題，無論遇見什麼東西，他總問華亭喜歡不喜歡。

「沒有什麼。」華亭笑答道：「高興時也可以喝一杯。」

「蕭先生，」霍女士一口搶過去說道：「你昨天晚上，為什麼喝得那樣少？」

「還少嗎？」華亭道：「兩大杯還算少嗎？」

「呸！兩杯算什麼？」霍女士搖頭道：「你看我喝十杯都可以。」

「阿麗思！」媚兒女士笑道：「你那裏能夠喝十杯？我上次同你在市場咖啡館，你

連三杯都沒有喝完！」

「下次我喝給你看好了！」霍女士笑道：「蕭先生，你口裏沒有說出來，你心裏以

爲我們德國女子很可怕，是不是？」

「爲什麼可怕呢？」華亭問道。

「怎麼不可怕？又抽煙，又喝酒！」

「沒有什麼，喝喝酒不是很有趣嗎？你看媚兒女士那樣不酒喝的，昨天晚上也喝了一杯，後來跳舞跳得多麼好！」

華亭一眼看着媚兒女士，媚兒女士萬想不到華亭會忽然說到她，不由的臉一紅。她斜看華亭一眼，不講話，微笑。

在全研究院裏的女學生中間，媚兒女士要算最年青最美貌的了。華亭不知道她真正的年齡多少，不過她的裝束、舉止、談笑，完全是一個十七八歲天真爛漫的女孩子。她一對蔚藍色的眼睛，特別地好看。華亭一看見媚兒女士，立刻就回想起在中國小的時候玩弄的洋囀囀。

「蕭先生，」媚兒女士的未婚夫皮耳芒拖長聲音慢慢地問道：「你寒假打算到那兒去？」

「我打算到柏林去！」華亭說完，內心不免慚愧，兩頰微微有點發熱。

「好極了！」白希卡搖着大頭贊美道：「蕭先生，你喜不喜歡柏林？」

「沒有什麼。」華亭答道：「柏林滿好的。」

「蕭先生，」霍女士高聲道：「柏林的女孩子好看點，還是克爾的好看點？」
她一問完，自己就大笑，旁的學生也都跟着笑。

「當然是克爾的好看。」華亭笑道。

一句話剛完，霍女士大笑，其他的學生也跟着笑。

「阿麗思，」及耳芒道：「你小心一點，你不要以為蕭先生老實，他很有經驗的！」
大家笑聲還沒有停止，助教克忒生上臺，報告幾件關於暑假的事情，還有兩件關於研究工作報告的事情，而最要緊的，就是還有大部份學生；沒有繳五馬克隨着應用費，如果誰寒假前不繳，就要取消他研究院會員的資格。

克忒生說話態度是很嚴厲的，接着姆拉滿教授上臺，又滑稽地，笑容可掬地，又軟又硬地，重新申說一遍。他用研究精神科學的方法來證明五個馬克絕對不能不繳的道理

，急得沒有錢的學生，額角上的汗珠一顆顆地往上冒。

如果海拉滿教授講要錢的話，不能完全得學生的同情，他講起學問來，却不能不令人敬服。在一個負責任報告的學生報告完了以後，海拉滿教授站起來，走到講桌的前面，用兩隻手在後面撐着桌子，把身子斜靠在桌邊，但是因為他心廣體胖，桌子支持不住，立刻就忍不住呻吟起來，海教授看見桌子那樣不濟事，回想起文學研究院的經費有限，所以把牠饒了，再半步走到臺前，提起嗓子說道：

一司臺因先生剛纔很有條理有系統把德國古典主義同狂飈時代與浪漫運動相互的關係，分析出來，他認為這三種運動有一貫的精神，無論在那一種運動中間都可以發現德國民族性的特點。他進一步再去分析比較德國的古典主義與法國意大利英國的古典主義，他發現德國的古典主義與英法意的都不相同。英法意的古典主義，都就形式求形式，德國的古典主義，却是在努力把不就範圍不易駕馭橫溢氾濫的情緒，使牠有一種相當的形式，所以形式雖然有了，而其內容的複雜充實，尤其那一種奔迸的情緒，仍然處處活躍於行間字裏。在這一點德國的古典主義，同德國狂飈運動浪漫運動精神是一致的。這

一種一貫的精神，就是德國的民族精神，就是德民族性的特點，諸君對於這一種解釋，有什麼意見沒有？」

海教授說完，輪着一雙青黑的眼睛，左右前三方面一看，臺下却靜靜地沒有聲音，停一會一大堆女學生中忽然聽見有哧哧的笑聲。海教授注意一看，她們却又忍住不笑了。

海教授看見沒有人講話，把桌上一疊的名片拏起來，隨便在裏邊挑出一張，一看，是莫爾干，他一叫却沒有答應，後來有一個學生說，他前兩天傷風進醫院去了。海教授正要去拏第二張，忽然在屋角裏，有一個尖銳清朗的聲音叫「教授先生！」

「誰呢？」海教授問道。

那位學生在屋角裏把手一舉，海教授頓時喜形於色，說道：「白爾銳先生！你請講！」

白爾銳要算海教授最得意的學生，年齡還不到二十歲，在德國三四年級大學生裏邊總要算最年青的了。他生得面貌清癯，身材瘦長，說起話來比平常的人，至少快三倍。

，但是個個字都明白清楚。他去年的一篇報告，海教授特別滿意，叫他重新修改，介紹到一個在德國文學界負盛名的雜誌上發表。自從這一篇文章出來以後，同學裏無一個人不知道白爾銳，無一個人不佩服白爾銳。

今天白爾銳洋洋灑灑地又發表了許多精警的議論，引起海教授的贊美。他這個風頭出了以後，全場的空氣，立刻就變了，海教授一個問題出來，大家都爭先恐後地答應，就連平常不肯講話的女學生，有幾個也講了話，還有好些把手舉起來，但是因為海教授每次只能教一個人講，所以也就沒有機會聽他們的闕論了。

有一次不知道討論到了一個什麼問題，舉手的至少有七八個學生，海教授却一個也不叫，在桌上把名片重新拏起來，隨便檢了一張，一看是「蕭華亭」，他笑了一笑，叫道：「蕭華亭先生！」

華亭在討論起初的時候，還能勉強聚精會神去聽，後來漸漸頭昏眼花，兩隻眼睛不由自主地要閉下去，他漸漸地快要睡着了，此時因為叫了他的名字，旁邊一位德國學生，看見事體不好，使勁推他一推。他清醒轉來，很快就明白海教授在問他，但是海教授

的問題，他却沒有聽清楚，一時沒法回答。

「教授先生！」他恭敬說道：「請你原諒！我還沒有十分了解你的問題。」

海教授特別客氣地把問題重說一遍，華亭勉強發表了一番意見，大體還算不差，海教授接着又問旁的人，所以這一段事情，總算僥倖馬虎過去了。華亭的心，剛纔却重重地跳了好幾下。

他把手錶一看，已經到十一點了。精神百倍的海教授還在那裏滔滔不絕的高談闊論。華亭心裏很着急，因為到柏林的快車是一點十五分。他下課後還要先回家收拾東西，再吃午飯，上車站，再遲工夫可不夠了。這一趟火車真誤不得，誤了，只能趕四點二十分的快車，那麼到柏林太遲了，並且電報早已經打去，冷荇一定在車站上等候，如果不去，她豈不着急嗎？

一想到冷荇，華亭幾乎一刻都不能久待，他只求討論會趕快告結束，管你德國古典主義同法國古典主義一樣也好，兩樣也好，只要早點散會，就是對的。他聽見一切的討論，他一個字也聽不懂，他滿心裏只希望他們快完。

如果他坐在門口，此時他早已經一溜烟溜之大吉了，但是他此時却坐在人叢中間，別人不走，他沒有法子走。他圓睜着雙眼，望一望四圍的學生，又低頭看一看自己的手錶。他把旁邊一位德國學生的肩膀一擠，把手錶給他看，那一位德國學生看見已經十一點十分，忍不住把舌頭一伸，接着就用腳掃起地板來。他一掃，大家全都掃，海教授把懷裏金錶掏出來一看，知道時間不早，簡單說幾句話，立刻就宣佈散會。

華亭好像得了赦旨一樣，提着書包，兩步擠出討論室到外邊把大衣披上。

當他穿大衣的時候，霍芙曼女士也在她旁邊穿大衣。

「蕭先生，你什麼時候到柏林去？」她問道。

「今天一點十五分。」

「我希望你假期在柏林很快活。」

「謝謝，我希望你回家很快活。」

「我嗎？我不回家。」

「你不回家嗎？你妹妹呢？」

「他回家。」

「你爲什麼不回去呢？」

「我要趕我的博士論文。」

「你妹妹人好嗎？」

「她現在恐怕還在床上睡覺呢！我妹妹說她很歡喜你！」

「那最好不過了，請你替我問候問候她。」

「謝謝！我一定。」

「不會忘記罷？」

「你說的事體，我那裏會忘記！」

華亭把大衣披好，同霍女士握了手，如飛地跑回家去。

一一

華亭回家把隨身換洗衣服塞在小衣箱裏，把桌上的零碎東西一齊放在桌內，下了鎖

，在桌上寫一張條子留給房東太太，說他有事到柏林去，一星期後再回來。

什麼東西都收拾好了，他一隻手提着小箱子，要跑出門去。可是他剛走到門口，一回頭看見牆壁上掛的冷荇的像片。冷荇手裏擎一束花，望着他正在微笑。冷荇微笑的時候很少，但是笑起來，却真是天真可愛得很，華亭忍不住回來，站在像片前仔細地望着她，心中說不出來地得意。

凝望了一會，他把像片取下來，把書桌的抽屜打開，放進去鎖着，然後一氣跑到街上，快步走到電車站去。

天色陰沈沈的，雖然是正午，到新像要天晚的樣子，克爾的天氣，照得冬天是如比，本來沒有什麼奇怪，華亭初到時因為看慣了北平的青天白日，精神上感受一種壓迫，可是一年多以後，也就漸漸習慣了。今天天氣雖然不好，却正適合於他心裏的情緒，他覺得一切都是朦朧的，夢幻的，縹緲的，沒有清楚的輪廓，沒有一定的真實。

他等不到三分鐘，電車來了，他因為提着箱子，所以到車頭內去站着。一會，車到了市場，他連忙跳下車，跑到他平常吃飯的公寓裏去。

公寓的老闆娘子聽見按鈴，親自來開門，一看見是他，連忙笑臉歡迎。華亭告訴她，他要趕一點十五分的火車到柏林，請她叫使女把午餐立刻端來。老闆娘子連忙答應是，立刻就跑到廚房去，華亭把箱子放在衣架旁邊，大衣脫下，也就匆匆走進食堂。

他來得太早，食堂裏還沒有一個客人，停一會一位使女把午餐陸續拿來，他連忙趕快吃，吃完，立起身來，正要走，忽然另外一位食客進來。這位食客名叫唐克先生，因為啤酒一晚可以喝十幾瓶，所以肚子大大的。他曾經在歐戰裏整整打過四年仗，但是現在一談起打仗，他便搖頭害怕，他說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人再要壓迫他去打仗，他便喝一晚上的酒，一直到醉死。

唐克先生最喜歡講話，不但酒話已經很多，吃了酒話更多，不但話更多，而且舉動也就很放肆。公寓裏兩位使女都很怕他，因為他一吃醉了就要強迫她們接吻，有時她們躲到廚房裏去，唐克先生還不肯放鬆，一直腳跟腳進到廚房去，弄得兩個使女像殺豬一般地叫喊。

蕭先生，今天來得這樣早？哦，你已經吃完了嗎？何必這樣忙呢？請坐一會，談

談天，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講。」

華亭說對不起，他要趕火車，今天沒有工夫，改天再來奉陪。

「哦，要趕火車嗎？要到那裏去？」

「到柏林。」

「我明白！」唐克先生哈哈大笑，用手指着華亭道：「我明白了！哈哈！可是你小心一點，不要被別人把你引壞了！」

「除了我自己，沒有人能夠引壞我！」

華亭一搶步走出食堂。當他穿大衣的時候，還聽見唐克先生在裏邊哈哈大笑，後來又高聲說：「蕭先生，你說除了你自己嗎？我就怕你自己，哈！哈！哈！」

華亭到市場，跳上電車，不一會到了車站，一看錶已經是一點零五分。他跑去買票，前面偏偏又站了七八個人。等了一陣，好容易把票買到了，他也不敢再看錶，提着箱子，不要命地跑上月台去。車上的警察已經在吹哨子了。他兩步搶上車，還沒有立定，車已經開動。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把手巾掙出來拭額前的汗水。

今天趕車的人不算多，他雖然到得遲，還得着一個窗前的位子；同一車箱裏還有兩位中年紳士，對面坐的，是一位老頭。

華亭坐了一會，覺得疲倦已極，斜靠着窗邊，閉目去睡，一會，居然失掉知覺了。隔了好些時候，他忽然醒轉來，睜開眼睛一看，兩位中年紳士已經不見，對面的老頭子正在看報紙。窗外鬧哄哄的聲音，原來火車已經到綠柏克了。

華亭打開窗，探頭出去，叫賣報的來，買了一份柏林日報，打開來一看，上面大大的寫着因為滿洲問題日本退出國聯，他生氣極了，不看，把報扔出窗外。

他頭忽然痛極了，用手使勁按太陽筋，還是沒有用處，只好咬着牙關忍受。火車又開了，他頭也越痛得厲害，同時背上好像也有點冷，他想大概他發涼了。他把手提箱打開，取出兩顆亞士皮因丸來，一口吞下，回頭車上賣東西的茶房走過，他又叫了一大杯咖啡，一塊點心，吃了，靜一會，居然好了。

他倚着窗前遠望，天色依然是朦朧的，在西邊極遠處，似乎有太陽出來，但是光輝

太微弱了，經了層層的障蔽，幾乎等於沒有。車道兩旁都是四望無際的平原，沒有一座山，沒有一灣水，只有牧場上常常看見幾羣黑白黃白花紋的奶牛。

這樣的風景，這樣的天氣，這樣的心情，一齊都湊全了，他回想他這一年來所過的生活，忍不住一股熱淚，要奪眶而出。

如果在五年以前，佩華不那樣冷淡地對他，他生命的前途一定不像這般地黯淡，如果五年以來，佩華早對他表示態度，他也不至墮落到這般地步，但是後來已經太遲了，他自己問問良心，那裏配消受別人聰明美貌的張小姐？

過去的事情，最好是不回憶，因為回憶只能引起重新痛苦。他此時厭倦了一切，他只想找一塊青青的草地，上面照着融融的日光，躺下身子，用手掌托着頭，仰望着蔚藍色的青天，心中沒有一點思想。

「如果此時能夠到意大利南方去旅行也不錯。」

華亭到歐洲已經兩年多，但是意大利還沒有去過，他常常對意大利有一種無窮的夢想，特別在這種時候，恨不得立時飛去。

但是他爲什麼不去呢？他有工作，他有他博士考試的工作，好像他這一種人，考了博士，還有多大的用處似的。實際上的原因，是他對於一切問題，都已經失掉了決斷的能力，要叫他拋棄一切同要叫他努力一切是同一樣的困難，所以他對於一切事情，都是馬馬虎虎的，聽其自然，過一天算一天。

他此時生活上最需要的，就是一種力量，能夠鼓勵他，推進他，強迫他，使他向着奮鬥的途徑上走去。但是他的悲哀太深沉了，他的精神太頹廢了，他的神經太麻醉了，雖然有天大的力量，也不容易把他挽回轉來。即如這一年以來，中國東三省失陷，是何等驚天動地的事情？華亭最初得着日本佔領瀋陽的消息，是在克爾吃飯的公寓裏。在午餐的時候，忽然唐克先生很同情地問道：「蕭先生，你大概很生氣罷？我當然很了解，這樣的事情，當然不能不令你生氣。」

「什麼事情？」華亭驚問道。

「日本已經佔領瀋陽了！」

「什麼？日本——」

「對了。你還沒有看報嗎？你來，我訂得有柏林日報，你看，裏面記載得很詳細。」

唐克先生把華亭請到他屋子裏邊，恭恭敬敬的把報送給他看。華亭用着戰慄的手，迅速的讀下去，起初他還不相信，他又重新讀了一遍，這事情是的的確確無疑的了。

他不講話，一口氣跑回家去，伏在床上，大哭了一場。

自從那一天起，天天報上都載得有關於的東三省的消息。柏林午報的記者，甚至於負責簽名報告他親眼在東三省看見日本兵活埋中國人，有一次在義勇軍退却以後，日本兵趕來，捉了十七個趕場的農民，頓時槍斃，還有三個用石油澆在身上，放火來燒。

在這一種情況之下，在外國作中國人確是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外國人會見你，總免不了要問你，問你中國政府爲什麼不反抗？如英政府不願意反抗，爲什麼人民不起來監督政府？像這樣問題，無論怎樣答覆，都免不了掉要丟人。

華亭起初還天天看報，天天希望，但是到後來越鬧越糟，他生氣連報都不看了。在柏林方面，事體初發生的時候，中國人大家都很憤激，中國學生會也發了一兩張宣言。

中國飯館通通不准日本人來吃飯。然而一兩個月以後，日本人依然照樣地來，中國學生會的宣言也不再發，只有幾家飯館牆壁上間或貼得有中國公使館報告國難的消息，和共產黨反帝大同盟油印的宣言，此外連談都沒有談了。

國家的危亡，不能激勵華亭，華亭又不能自己激勵自己，他只是就是這樣敷衍地過活。你說他不工作嗎？他每天依然地按時刻去上課讀書。你說他不交朋友嗎？他還是照樣去拜訪師長同學，赴各種集會。你說他不慮到將來嗎？他常常還有許多的冥想，許多的計劃。但是他時時刻刻都感覺他生活的無聊。他知道一定會有一天，他沒有法子再敷衍下去的時候。

三二

火車到柏林了。華亭提着箱子，隨着大眾，走下車來。車站月臺上擁擠不通的人，他留心慢慢前進，仔細地四圍張望。看看快走到出口的地方了。他忽然看見一位穿深紅色的大衣，壓白狐皮圍領的女郎，他走近一看，是冷荇。

「冷荇！」冷荇沒有看見他，還正在那裏張望，忽然聽見呼喚她的聲音，急忙回頭，看見是華亭，滿心高興。

她跑上前來，華亭把箱子放下，同她握手。「冷荇，你好嗎？」

「很好。謝謝！」

華亭把箱子提起，兩人慢慢地走出車站來。

「冷荇，你大衣上不是壓的黑狐皮嗎？爲什麼換成白狐皮了？我剛才看見身材很像你，但是因爲你衣服換了顏色，所以我還以爲是別人呢？」

「這是前不久，我妹妹賣給我的。便宜得很！纔十個馬克。」

「十個馬克也就不算便宜了，不過這且不管牠。你的房東太太德夢林在家嗎？」

「不在家。她上星期三絆倒了縫衣機器，把腳骨打傷了，現在還睡在醫院呢。」

「縫衣機器把腳骨打傷了嗎？這纔奇怪呢！打傷得厲害不厲害？」

「聽說很厲害，醫生說至少還要兩星期纔能出院，五個月纔能復原。」

「這就糟了！」

「爲什麼？」

「那誰替我們作東西吃呢？」

「這有什麼希奇？我就會作！你記得——」

他們已經到車站門口了，華亭叫了一輛汽車，兩人坐上，華亭告訴汽車夫「墨拆爾街二十七號。」

在汽車裏，二人緊緊地挨近坐着，華亭在隱約光線下邊，把冷苻重新端詳一遍。她面龐較從前似乎豐滿了一些，睫上畫了兩道細長的眉毛，兩隻眼睛像秋水一般地一塵不染，略一微笑，腮邊現出兩個酒渦。

「冷苻！」

「什麼？」

華亭把左眼一閉，冷苻會意，微笑一笑，立刻湊上身子，把嘴唇輕輕貼着他。

「華亭！」

「什麼？」

「你愛我嗎？」

「當然。」

「在克爾沒有旁的女人嗎？我想也許有罷？你那裏會三個月不找女人。你想你在和

林——」

「真的沒有，你不信你去問好了。」

「笑話！誰耐煩去問？你替我買什麼東西來沒有？」

「有一件小東西。」

「什麼？給我看。」

「何必忙呢？少刻到家裏自然給你看。」

「爲什麼不馬上給我看呢？我此時好奇心重得很，我真想不出你到底替我買了什麼

東西？」

「一件你喜歡的東西！」

華亭，「冷荇扭住他道：「給我看好不好？」我等不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的性

情急嗎？」

「東西在箱子裏，此時在車上怎麼好打開呢？不要着急，好孩子，一會就到了。」

他們談話的工夫，路已經走了一大半，再一會果然到了。華亭把車錢付了，提着箱子，冷荇用鑰匙開了大門，門裏漆黑的，華亭在衣袋裏把電筒取出來照着，兩人一步步走上樓去。

「快到了罷？」

「還有兩層，早得很呢。」

「真要命！爲什麼要住得這樣高？」

「不住得這樣高，那裏有這樣便宜的房錢？反正窮人只有受活罪！」

再上兩層，到了。冷荇開了門，讓華亭進去，她再把門鎖上。兩人進屋，華亭看見屋裏陳設得整整齊齊的，兩架鐵床，一張靠窗，一張靠壁，一字兒排着。中間一張大桌子，對面一張長沙發。沙發左邊一個衣櫥，右邊一張小桌。窗前還有一個梳妝臺。

「這一間屋子，比你原來那一間大多了，爲什麼你換了呢？」

「爲什麼換？還要問嗎？還不是因爲你要來。」

「你那一間呢？」

「現在落亞芒在那裏住。他現在濕氣病又發了，已經有一星期沒有工作。」

「他不在家嗎？」

「他不在家。大概去看他兒子去了。他現在一個星期領失業保險費八個馬克，但是四個馬克要拿來養兒子，這裏房錢每星期又要四馬克，所以自己連吃食都沒有，沒有法子，已經拖了兩星期的房錢了。房東太太德夢林說：如果他下星期再不付房錢，就要趕他出去！你等一會，我去替你燒茶來晚餐。」

冷荇到廚房裏去把水煮上，陸續把刀叉盤碟麵包牛油等東西端進屋來。

一會把茶泡好，拿進來放在桌上。她叫華亭同她對面坐下，用刀好切麵包，塗上牛油，疊上火腿香腸，斟上茶，讓華亭吃。華亭此時肚子却真有點餓了，一連吃了五六塊麵包，喝了兩杯茶，心裏舒服。冷荇坐在他對面，望着他吃，自己却不吃，華亭問她，她說她到車站前吃了兩片麵包，此時還飽的。華亭說兩片麵包不夠，冷荇說她從來一晚

沒有吃過三片麵包。

「冷荇！」

「什麼？」

「你爲什麼不把帽子摘了呢？」

「我不摘！」

「摘了好。」

「爲什麼？」

「你頭髮多好看，我頂高興看你不戴帽子。」

「我今天晚上偏不摘。」

「你不摘我不把帶來的東西給你！」

「呵，對了！帶來的東西！帶來的東西！」

冷荇說着一起身跑過來，雙手圍着他頸項，叫他趕快給她。華亭叫他摘帽子，她仍然不摘。華亭被她鬧得沒有辦法，只有把箱子打開，把一個小小的首飾匣遞給她。冷荇

接過來，打開，在燈下一看，歡喜得跳起來。

「呵，華亭，虧你記得起！這正是我要的。金戒指！紅寶石！我夢想過好多年了！你看，我改天給安麗看，她纔會嫉妬我呢！你看這個寶石多麼好看！你看，我戴起剛合式！一點也不大，一點也不小，華亭，你真是一個甜蜜的小孩子！」

她說着跑過來給華亭接一個吻，一放手，一氣跑出去了。

她出去做什麼呢？華亭一人坐在屋裏，奇怪的想着。他心裏很快活，因為冷荇那樣喜歡這個戒指，他這次東西，總不算白買了。

停一會忽然有人敲門，他一驚，這是誰呢？他把房門一開，冷荇噗哧一聲笑起來。她穿了一身鮮豔的衣服，盛妝濃抹，輕盈地走進房來，她人本來好看，此時再打扮，更好看了。

「華亭，你看我這一件新衣服好不好？這就是上一次你寄我三十個馬克買的。」
「好極了！」

冷荇得意地在屋裏走來走去，有時把手指翹起，看一看她手上戴的戒指，華亭看出

神了，要上前來，冷荇擺手叫他坐着不要動。

「冷荇，你爲什麼不把帽子摘了呢？」

「我已經告訴你了，我今晚上的帽子，絕對不摘的！」

冷荇走了一會，自己嘆賞了一會，坐下同華亭談一陣天。她看見華亭眼睛常常要閉，知道他太疲倦了，勸他早睡，華亭聽她的話，立刻就預備就寢。

「你呢？」

「我的事情還多着呢，還要洗碗，洗衣服。」

華亭上床，冷荇到廚房去了。

華亭疲倦已極，不一會便睡熟了。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一覺醒來，睜開朦朧的眼睛，看見冷荇穿起水紅色的睡衣，披了滿頭的散髮，站在床前，睜着清明如鏡的眼睛對着他。

兩人無語地對視，華亭漸漸覺着自己的魂魄離開自己的軀壳了，一身輕飄飄地。忽然冷荇把電燈熄了，華亭的臉上唇邊到處都感觸着頭髮，他的心像吊水桶一樣地

四

第二天早上，十一點半鐘起來，梳洗好了，已經十二點。冷荇把午飯作好，午飯吃完，已經一點過了。

兩點到三點是醫院看病人的時間，冷荇要去看她的房東太太德夢林，華亭想着上次德夢林對他很客氣，所以也高興陪着冷荇去。

他們走到路上一間花鋪買了一束花，走到醫院，還差五分鐘到兩點，但是醫院門口已經站滿了人。再等五分鐘，門開了，大家急忙忙的走進去。冷荇恐怕擠掉，緊緊地拉着華亭的手腕，華亭回首看她，她望着華亭，微笑不語，華亭心裏有一番快感。

這裏的醫院，是照最新式的建築，每一種特別的病情，就有一座特別的房子。他們打聽了好幾處，纔找着德夢林住的地方。一進門去，就是一間大房子，有二十多只病床，裏邊差不多都是年青女子，每一間床面前，都坐着有來探訪的人。他們一直走完大屋

子，再進一間小屋子，裏面有五六個中年和老年的女人，德夢林也在裏邊。

德夢林看見他們兩人來，十分歡喜，接了花謝了又謝。冷荇又替她帶了許多點心菓實一類的東西，德夢林尤其特別感激。

「蕭先生，你是什麼時候來的？」

「昨天晚上。冷荇還親自到車站來接我呢。」

「這纔是。」

「你知道，」冷荇道：「昨天我知道他要來，我恐怕遲了，在車站接不着他。我想安麗家離車站近，我五點鐘就到她家裏去。後來到車站去，等一會，他，華亭，果然來了！」

「來了就好了。」德夢林道：「蕭先生，冷荇真喜歡你。自從上一次你走以後，她天天都在想念你。三五天不來信，她着急得什麼樣，忽然接着一封信，她高興得跳起來。她一天到晚，從來沒出門一步——」

不出門一步嗎？她不是喜歡跳舞嗎？難道跳舞場也不去一次嗎？一

「跳舞場嗎？她從來就不去。有一次我們拉她她還不去呢。」

「冷荇，真的嗎？」華亭回頭問冷荇道。

「說真就真，說假就假！」冷荇道。

「安麗現在怎麼樣？」華亭道。

「她嗎？還不是那個樣子！」冷荇嘆氣道：「她那生活真不是人的生活，我昨天到她那兒去的一陣工夫，隔壁屋子已經有三個人在那裏等着！」

冷荇說着，幾乎要溢下淚來，她急忙把頭掉開。

「她爲什麼要這個樣子？」華亭問道。

「爲什麼要這個樣子嗎？」德夢林道：「還不是爲的她那一個。他吃她，用她，不高興還要打她！他一個星期要用二十多個馬克，你想安麗失業保險費不過八個馬克，連自己生活費還不夠，那裏還有錢供他？」

「安麗的身體，比從前壞得多了。」冷荇道：「眼睛裏就沒有從前那樣神氣，走兩步就覺得頭暈。」

「是呀！」德夢林道：「兩年前的安麗，那裏像這個樣子？她那時在福爾特公司打字，常常都是有說有笑的。她人生得漂亮，又會打扮，每次我們同她出去，沒有一個男子不喜歡她，都說她很美麗。」

「安麗現在還是很美麗。」華亭道。

「現在嗎？」德夢林道：「比從前差多了。兩年前的安麗，還了得！蕭先生，你那時要看見她，你也要喜歡她的。」

「我現在還是很喜歡她。」華亭笑道。

「冷荇！冷荇！」德夢林叫道：「你聽！你聽！蕭先生說的什麼話？以後你頂好不要帶他去找安麗，危險得很！」

「這有什麼危險？」冷荇道：「華亭老是一個樣的，見一個，愛一個。他要找安麗，還不比什麼都容易嗎？只消十個馬克，可是安麗並不見得愛你。」

「難道你真心愛我嗎？」華亭笑問道。

「我嗎？」冷荇道：「我從來沒有愛過人，也沒有任何人愛過我？」

「冷荇，」德夢林道：「你總喜歡這樣開玩笑。」

「這不是開玩笑，」冷荇道：「這確是千真萬真的事情。我生下來不上兩歲，我母親就改嫁了，我簡直是我繼父的眼中釘。我母親因為愛我繼父，性情也改變了，從來不疼惜我。我大病了好幾場，他們都以為我要死了，誰知我在世上的罪還沒有受滿，又活轉來。小孩的時候，別人都在外邊玩，我父親母親却叫我在家裏洗碗擦地板。我病了，我母親不帶我到醫院，只罵我，把我趕到床上去睡覺。用餐的時候，也不來叫我，餓得我心慌。我要起來，身體軟弱已極，起不來。常常這樣睡了兩三天，我又好了，我繼父常常罵我為什麼不死。我每每苦極了，一個人偷着到屋裏伏在床上哭，還不敢哭出聲來，因為我繼父聽見了要打我。後來——」

「你繼父樣子也很和善的，」華亭道：「為什麼性情却這樣殘暴。」

「凡是作生意的猶太人，」冷荇道：「大部份都是這個樣子，面子上客氣得了不起，一有了錢，他比什麼人的手段都毒辣。」

「你什麼時候，同他分開的？」德夢林問道。

「他們早就想把我趕出來了，」冷荇道：「但是他們不敢，因為要受德國政府法律的制裁。好容易我到了十五歲，我的繼父送我到一家百貨店去學手藝，兩年滿了師，他說，現在好了，你有職業了，你可以獨立生活了，從此以後，我不能再管你。自從那一次以後，我就搬出來租房子住，他們從來不來看我，只有過聖誕節的時候，我去看看我的母親，我繼父看見我來，還是掛着臉，不高興，母親悄悄地告訴我，聖誕節也不要來。」

「其實像你那樣的家庭，」德夢林道：「分出來，不同他們來往，倒好一點。」

「還怕不是嗎？」冷荇道：「自從我獨立生活以後，我精神倒很快活，一個星期，雖然每天作八小時的工，却可以得二十五個馬克，除開房錢伙食，還有錢買新衣服，看電影，進跳舞場。那個時候，我同安麗都無拘無束地過日子。同廠的有一位青年庶務，他看上了我，爲我花了幾百個馬克，陪我到處玩，可是我不願意嫁人，同他斷絕關係，他氣極了，要拿手槍打我。不過這當然是氣憤的話，他那裏會打我，只要他看見我，他什麼氣都沒有了，他就像一隻狗一樣，我叫他翻筋斗，他就翻筋斗，叫他銜木棒，他就

銜木棒，叫他走東他不敢走西。現在我不知道他到那兒去了。如果他再看見我，我相信他仍然會喜歡我的。」

「你剛纔說，從來沒有人愛過你，」華亭道：「這句話現在不對了。」

「華亭這個小孩子，」冷荇笑道：「最喜歡捉人的短處，討厭極了！」

「我討厭，」華亭道：「那位年青庶務不討厭，對不對？」

「他也很討厭，不過沒有你厲害，就是了。」冷荇嫵媚地笑道：「老實說那個時候，我要是像現在這樣失業，我一定不會那樣驕傲，也許嫁了他，也許不會受這兩年多經濟上壓迫的痛苦。」

「也許他已經失業了。」華亭道。

「他嗎？他不會失業。他人很能幹。」

「現在德國，不知道多少能幹的人失了業，他也不見得會例外。」

「管他失業不失業，」冷荇立起身來道：「反正不干我的事。鬧了這樣久，我們也應該走了罷。」

「走了也好。」華亭也起身道。

「冷荇，什麼時候再來？」德夢林問道。

「這可沒有準。」冷荇微笑道：「這個混世魔王既然來了，少不得要多費些精神來對付他。你看！你看！他就是這樣討厭，老死死地看人！來！走罷。」

冷荇把手塞進華亭的脅下，回首向德夢林微笑作別，同華亭走出院去。

五

「華亭，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想到西城去拜訪一位朋友。」

「你不是說你來不讓人知道嗎？爲什麼又要去拜訪人呢？」

「別人不拜訪可以，蔡可循我却不能不拜訪。」

「爲什麼？」

「因爲他是我頂好的朋友。」

「去了要多少時候回來？」

「說不定，也許晚上回來。」

「晚上纔回來嗎？這不行！」冷荇從床上一翻身起來，把一雙手圍繞在華亭的頸上，臉假着他的臉。

「冷荇，」華亭柔聲道：「我走了，你如果嫌寂寞，你去找安麗好了。」

「不行！」冷荇道：「我不找安麗，我要你在家陪我。我等了半年，現在你剛來又要走嗎？這不行，這一定不行！」

「冷荇，好孩子！聽話一點。我何嘗走呢？我不過去看看朋友就回來，你如果一個人不願意在家裏，你同我一塊兒去好了。」

「一塊兒去！」冷荇高興道：「好！一塊兒去！」

冷荇把衣服換了，頭梳一梳，臉上稍爲擦一點粉，唇上塗一點胭脂，用黛青把眉毛加長一點。回轉身來，華亭也驚羨她的美麗。

他們坐地道車到西城，走到蔡可循門口，上二層樓去，華亭去按鈴，一位年青的女

子開門，請他們進去坐，說蔡先生剛纔吩咐過的，今天下午有人來拜訪他，他已經等了很久，此時出街去買水菓去了，客人來可以把他讓進屋裏坐，他一會就回來，華亭心裏很驚異，爲什麼蔡可循會知道他要來拜訪他呢？

他們進屋去，看見屋裏陳設得很講究，冷荇連聲稱贊這間屋子好。尤其是地板上一張土耳其地毯，冷荇說她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的花樣，壁上一張中國繡的松鶴圖，冷荇也嘆賞不置。

「華亭，你看這張繡畫，多麼好看！我要有一張就好了。」

「那還不容易！只要你到中國去，一百張也不難。」

「到中國去嗎？我不去！」

「爲什麼不去？」

「太遠了。我害怕！」

「你不是很愛我嗎？你還害怕什麼？」

「誰愛你？你怪討厭的！」

冷苻笑，華亭也笑了。忽然門外有沈重的步聲，門開，蔡可循進來，看見華亭，不勝驚喜。

「華亭，」蔡可循問道：「這就是你的寶貝嗎？難怪你這樣喜歡她，她多麼漂亮！」

蔡可循把水菓放在桌上，同冷苻握了手，請她坐下。

蔡可循身材比華亭高大，講起話來！很有精神，但是對人却很恭敬。

「可循，你怎麼知道我到了柏林呢？」華亭問道。

「誰說我知道？」蔡可循反問道。

「你不是吩咐房東，叫我來時進屋子坐嗎？你不是在等我嗎？」

「我等的不是你，是另外一個人！」

「誰呢？」

「你猜！」

「黃汝賢，是不是？」

「不是，不是，任何人都不是！」

「我知道了。」

「誰？」

「你的未婚妻！」

「對了。」

「是那天到的？你不是說明年春天嗎？爲什麼忽然這樣快？」

「她是前天到的。因爲她父親忽然答應她，她又聽說冬天走印度洋風浪小，所以提前來。」

「好極了！冷荇，你知道嗎？蔡先生的未婚妻從中國來了。一會就要到此地來！」
這纔好呢！」冷荇道：「我還沒有認識過中國女子。可是，蔡先生，你的未婚妻會不會講德國話？」

「她在中國也學過兩年多的德國話，大約可以講幾句，不過恐怕講得不好。」
蔡可循在抽屜裏把削水果的刀子拿出來，請冷荇同華亭吃梨，冷荇不吃梨，揀了一

個橘子吃。

一會，蔡可循的未婚妻果然來了。她姓鄭名亞羣，是北平女子文理學院三年級學生，身材不高不矮的，如果鼻子再小一點，她很可以算一個美人。

亞羣看見冷苻就喜歡，冷苻也喜歡亞羣，亞羣德語雖然不好，不過也還可以勉強表達意思，她們倆人越談越起勁，到後來簡直丟開華亭可循兩人不管了。

華亭乘便問可循近來的工作。可循是研究哲學的，對於黑格爾的哲學，特別有興趣，他來德國已經五年，現在正寫他介紹黑格爾邏輯的第一部著作。

晚飯的時候，可循請他們一同到天津飯館去吃中國飯。吃中國飯，冷苻還是第一次，作的菜她覺得很好吃，但是白飯她却嫌沒有味，想換白薯，飯館裏却没有，後來可循叫伙計替她買麵包來。

吃完飯，冷苻華亭已經要告辭走了，亞羣可循却苦苦留着他們到家裏再談一會。可循家離飯館很近，一轉灣就到了。

在燈光下邊，大家談話似乎特別有興致。可循華亭又談了許多從前在北平師大同學

時的情形，從談話裏邊，可循覺得華亭太頹廢了，勸他振作一點。他說華亭資質很高，爲什麼不好好作學問，却老是這樣自暴自棄。華亭說他未嘗不想努力，但是近一兩年來他好像對於一切事件，都已經失掉了興趣，要振作也振作不起來。

「我看冷荇人很好，」可循道：「你爽性同他結婚，將來把她帶回國去罷。」

「不行！」

「爲什麼不行？」

「困難多得很！並且，冷荇自己也不願到中國。」

「她不是很愛你嗎？」

「她愛我極了。她說她從來沒有遇着一個男子，有我這樣好心腸。」

「那麼她爲什麼不願意同你到中國呢？」

「她說太遠了，她害怕。」

「這就奇怪了。」

「這並沒有什麼奇怪。她從小就在柏林東城長大，一直到去年她還沒有到過西城。」

上次暑假，她纔第一次同我坐車出柏林到無憂宮去，她一離開東城，她心裏就害怕得很，好像生命失了保障一樣。因為她愛極了我，所以還能夠放心同我到西城來，要是別人，一定不肯的；以前就是跳舞，也絕對不到西城的跳舞場來。現在你要叫她離開德國到中國去，怎麼辦得到？」

「那麼以後你走了，她怎麼辦呢？」

「我曾經問過她，她說過一天算一天。」

「我真想不到，她那樣聰明伶俐的女子，却有這樣小孩子脾氣，連這一點都看不穿。」

「她並不是看不穿，乃是她心理上莫明其妙的恐懼，使她不能下此決心。我想也許她小的時候，她的繼父同母親，把她壓迫得太厲害了，所以神經上受了損傷。」

「你什麼時候回克爾去？」

「兩個星期後。」

「新年晚上，我們到夜西跳舞場去跳舞好不好？你們要來，我可以先去定位子。」

「我們以後商量好了，現在還早呢。」

到十點鐘，華亭冷苻告別回去了。

在車裏，華亭回想起可循亞羣兩人，再看看旁邊坐着的冷苻，忍不住一陣心酸，眼淚欲奪眶而出。

六

有一天早上，冷苻到街上買菜去了，華亭一個人在家裏，把一本德國十七紀的抒情詩人龔德的詩集展開來讀，龔德是華亭最喜歡讀的一個詩人，華亭讀他的詩，研究他的生涯，曾經爲他洒了許多同情的眼淚。

門上忽然有按鈴的聲音。華亭走出去開門一看，大驚道：「安麗，你來了嗎？」安麗披一件青色狐領的外衣，斜戴一頂青色呢絨的小帽，小半邊臉斜戴着面網，手上戴着深灰色的手套，左邊脇下夾着一個青緞子的小手包。

冷苻不在家嗎？」安麗一面進來一面問。

「出去買菜去了，一會就回來。」

華亭讓她進房上，她把外衣一脫，順手向床上一扔。她裏邊穿一件淡紅色的衣服，拖到腳背，走起路來，步履特別地輕盈。

「有紙煙沒有？」

「有。」

華亭在冷荇梳妝台上把紙煙找出來遞一支給她，再把火柴擦着，給她點上，她說了一聲謝謝，坐在沙發上，把紙煙狠命地抽了幾口。

「安麗，你好嗎？」華亭問。安麗把紙煙深深吸了一口，仰頭望着天，半晌纔答道：「謝謝你，像我這樣的人，不會有好日子過的！」

「你的朋友呢？他現在對你怎麼樣？」

「好極了！前天到我家裏來，把我最後的十個馬克強迫着拿去，在我背上打了兩拳頭，我躺了一下午！」

「他真是太豈有此理了！要是我，一定不會這個樣子。」

「你當然不會這個樣子。天下的男子，像你這樣好心腸的，有幾個，冷荇總算福氣好，遇着了你。」

「那麼你對我印像很好了？」

「不壞。」

「你另外找一個像我這樣的朋友怎麼樣？」

「不成！」

「怎麼又不成呢？」

「你太甜蜜了，我這種人是適宜於被虐待的人。別人愈虐待我，我精神愈受刺戟，同時我從刺戟中得來的快活也愈大。」

「安麗！」

「什麼？」

「我喜歡你！」

「你喜歡我什麼？」

「我喜歡你的性格。」

「你喜歡不喜歡，對我有什麼用處？」

「也許我可以幫你的忙呢？」

「你幫我的忙嗎？可以！我需要錢，我需要很多的錢，只要你拿錢來，什麼事體都由你。」

「你拿錢去做什麼？」

「給我的朋友。」

「安麗，你也是聰明的女子，爲什麼這樣癡？爲什麼蹂躪你自己寶貴的身子，去爲你那不顧惜你的人受罪？」

「華亭，你真是小孩子，你還不懂得愛情是怎麼一回事。」

「你懂得嗎？」

「我不知道我懂不懂得，不過我深深感覺得。華亭，還有紙烟沒有？再拿一支來

華亭把紙烟給她，她抽上，爽性把眼睛閉上，仰着躺在沙發上。華亭走來坐在她旁邊。

「華亭，」安麗仍然閉目不動道：「不要坐在我旁邊，回頭冷荇來看見不高興。」

「冷荇不會一時回來，回來也進不了門，她沒有帶鑰匙出去。」

「華亭，你對冷荇就是這樣的忠實嗎？」

「當然忠實，」華亭立起身來道：「誰說我不忠實？」

「好，你很忠實，」安麗哈哈大笑道：「就是因為你這樣忠實，你今天要同我接吻，我也不反對！」

安麗笑時，兩隻眼睛真有鉤魂奪魄的力量，華亭看她一會，沒有辦法了，忍不住上前吻她。

「我的好孩子！現在好了。」安麗一擰身把華亭推開起來道：「過去好好安靜地坐着，冷荇要回來了。我到廚房替你燒水去。」

安麗到廚房去了，華亭的心還跳得很厲害。他再拿龔德的詩集來讀，總不能專心，

一首詩也讀不懂。

一會門鈴聲響，安麗開門，冷荇回來，剛進門，安麗就笑道：「冷荇，你回來得好，你再不回來，你那一個要鬧得天翻地覆了！」

冷荇同安麗接了吻，抱了一大堆東西，走進房來。華亭看見冷荇，不由臉上一紅一白，冷荇叫他把東西分頭放好，把一包豌豆打開，叫他同安麗剝。她跑到廚房，把剝好的白薯，放在鍋裏煮着。回來，幫着剝豌豆。她問安麗爲什麼今天忽然想到這裏來，安麗說她知道華亭來了，想來看看她們兩人，並且這幾天她心裏難受得很，想找冷荇談談天，解解胸中的悶氣。冷荇很關切地問她的身體，她說沒有什麼，就是身子常常發軟，有時頭目昏暈。冷荇說這是虛弱的表現，以後要小心保養。

「還保養什麼？」安麗嘆氣道：「反正早死早完事！」

「我不贊成！」冷荇道：「一個人既然生在世上，就應該愛惜他的生命，不應該白糟塌了他的身子？」

「你怎麼敢說我白糟塌了我的身子呢？」

「你把身體給一個不值得你犧牲的人，不是白糟塌了嗎？」

「冷荇，你說錯了。他如果不值得我犧牲，我早已經不會爲他犧牲了，我愛他，我相信如果一刻不愛他，我的生命就會沒有意義。所以我無論什麼下賤的事體，我都作來爲他。因爲是爲他，所以雖然作了，我心地的還是光明純潔。」

「你自己儘管覺得你光明純潔，一般的人却不覺得你光明純潔。你的愛人，也不覺得你光明純潔。所以你越爲他，他越看不起你。」

「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他要錢，他沒有錢不能過日子，我沒有錢，我不能不想方法找錢。」

「夠了罷！你老是這樣講，我心裏真替你難受，有時我渴想幫你的忙，但是我又沒有法子。」

「謝謝你，冷荇！豌豆剝完了，我拿去洗一洗，回頭好煮。」

冷荇同安麗兩人都進廚房去了。華亭坐在房裏，靜靜的想。

隔不了多久，白薯煮熟了，菜也作好了，安麗同冷荇陸續地把東西搬進屋來。冷荇又開了一瓶葡萄酒，一人斟一杯。三人坐下剛吃一會，聽見門上有用鑰匙開門的聲音，冷荇起來出去一看，原來是隔壁的工人落亞芒。她同他問候了兩句話，就回來，坐下，悄悄地對安麗華亭道：「落亞芒大概又有幾天不吃東西了，走路都走不穩！」

「我們請他過來一塊兒吃，好不好，冷荇？」華亭問。

「好。」冷荇說着起來，一氣跑出門去，不久，落亞芒同她走進屋來。

落亞芒身材高大，活像一個軍官，但是頹喪憔悴的神氣，又活像一個乞丐。進來同華亭打招呼問了他兩句，安麗他本來認識的。冷荇替他拿一套盤碟刀叉來，又拿了一個酒杯。

給他斟了一杯酒。他看見酒，兩個眼睛像銅鈴一樣，冷荇一斟完，他拿起來，一口氣就呷了半杯，停一停，又一口，就乾杯了。冷荇又替他斟了一杯，他也兩下呷完

兩杯酒下肚，他的精神好了，臉上頓時增加了光輝，沒有一點憔悴的氣象，他的話也多了，兩隻手像打拳般地揮舞，不斷的說這樣，說那樣。

「你今年多大歲數了？」華亭問。

「四十二。」

「那麼歐戰的時候，你打過仗了？」

「打仗嗎？」落亞芒把袖子一捲道：「見他的鬼，我從一九一四年自己報名去當義勇軍，一直到一九一八年，整個打仗的時間，沒有離開過戰場。起初我在西路，後來又把我調回東路。見他的鬼，東路把俄國打敗了，又把我調回西路。」

「你曾經加入唐能山大戰嗎？那一戰恐怕很厲害罷？」

「厲害真是厲害！」落亞芒再呷一口酒道：「見他的鬼，你想他們多少人？三十多萬！你想我們德國多少人？五萬多！但是我們一衝鋒，他們全不行，都向後轉跑了。他們以為德國是好惹的，他們現在可知道了。」

「這一戰當然是德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事情，但是沒有興登堡將軍的調度，也不會成

功。」

「當然！當然！興登堡將軍在十多年以前就計劃好了。你知道東路那些泥坑嗎？當然就有人想把牠填滿，好種東西，興登堡將軍就極端反對，說這些泥坑，對於軍事行動，有最重要的關係。後來，果然，見他的鬼，三十萬俄國人全被逼進了泥坑！」

「西路你也打過仗嗎？凡爾敦的戰事你加入過沒有？」

「還怕沒有，少了我還成！」

「我也知道少了你不成！」安麗笑道。

「安麗，你不相信我不是？我告訴你罷。我人雖然窮，勇氣是有的，你要同我相好下來，你就知道了。」

「誰同你相好？呸！」

「安麗，你這樣看不起我嗎？要在二十年前，我手裏有的是錢，膀子上有的是勁，頭髮梳的光光的，領子洗得白白的，臉上沒有鬍子，你就追我，我還不見得要你呢。」

「像你這樣的人，誰會追你？」

「我告訴你罷。你不要看不起我，那個時候沒有一個女孩子，不說我漂亮。」

「你，漂亮？哈，哈！」

「我那個時候，跳舞頂好，得過好幾次獎品。」

「我不信！」

「安麗，你敢同我跳舞嗎？」

「有什麼不敢？」

安麗同落亞芒都立起來。

「要跳舞我替你們開話匣子。」冷荇道。

冷荇把話匣子打開，選了一張片子，按上，安麗同落亞芒就跳起舞來。

落亞芒並沒有說假話，他跳舞的本事，確乎是很高明的，安麗也很能跟得上他。他們兩人旋轉自如，輕飄像風前的柳線。華亭冷荇兩人都看得神迷。可惜留聲機完得太快，他們只好停止了。

他們還要再跳，冷荇說恐怕白薯同燒鵝冷了不好吃，頂好是吃完午餐後再來。安麗

此時臉上泛出兩朵紅雲，胸部不住起伏。

「你們看冷荇燒的鵝多麼好！」華亭稱贊道。

「誰也想不到冷荇也會管家。」落亞芒道：「自從德夢林走後，家裏一切事情，都是她管。將來她同蕭先生到中國去，恐怕也可以弄出一個很漂亮的家庭。老實我問你，蕭先生，聽說你們中國人吃放在地下埋了幾十年的壞蛋，真正有這一回事嗎？」

「沒有。」華亭道：「這是歐洲人的誤會，我們吃的乃是鹹蛋，並不是壞蛋，壞蛋在中國是罵人的話，不是拿來吃的東西。」

「什麼是壞蛋？」

「壞蛋就是惡人的意思。」

「那麼好蛋就是善人，對不對？」

「好蛋不一定是好人，還有一種混蛋，是糊塗人。」

「怎麼人會變成蛋，我却莫名其妙了。」

「你剛說你在歐戰的時候，參加過那樣多戰事，你帶過傷沒有？」

「嚇，不帶傷，還叫戰爭嗎？你來看！這裏右腿上是機關槍掃的，這裏腳踝是手榴彈傷的，還有腰上，曾經挨過一刺刀。」

「我真想像不到，槍子打進身上，倒底是怎麼樣一種味？我想一定很疼的。」

「槍子剛進身的時候，好像一根很粗很大的木樁忽然撞你一下，你立刻站不住倒在地下，但是你並不覺得一點疼。隔了兩三個鐘頭以後，你身上的熱度增高，神經昏亂，你仍然不覺得十分疼痛。後來再隔一兩天，你頭腦漸漸清醒了，你纔感覺到要命的疼痛，這個時候最難受了。但是這個時候熬過了，就沒有事了。」

「在打仗的時候，你不怕死嗎？」

「當兵的人，只有頭一兩次才怕死，有許多第一次開到前線的兵，往往聽見槍聲，嚇的手腳都軟了。但是多打幾次仗的人，一聽見槍聲，立刻就精神奮發，好像跳舞的人聽見音樂，賽球的人聽見裁判員的哨子一樣，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樂。見他的鬼，我第一次帶了傷回來，躺在醫院，睡了一個多月，我賭咒不再打仗了。但是槍傷好了，走出院闖了十幾天，悶得無聊，又馬上報名加入前綫去。」

「像你們這樣替國家賣過氣力的人，現在政府總應該優待你們纔是。」

「政府何嘗不想優待，見他的鬼，那裏優待得了這樣多？凡爾塞的條約，把我們經濟方面，壓迫得一點不能動彈，我們的殖民地，統統失掉了，我們的貨品，沒有市場傾銷，工廠關門，船隻停航，國內失業的工人數目到了七百萬。單是這一筆救濟失業工人的費用，已經不得了，見他的鬼，那裏還有錢來優待打過仗的人，並且打過仗的人太多了，管也管不了。你看大街上多少沒有腿的乞丐，都是曾經在前線拚過命的。」

「你相信德國民族，將來還會起來嗎？」

「一定起來！」

「何以見得？」

「我們德國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我們是永遠壓不倒的！」

「你對於共產主義的意見怎麼樣？」

「我不贊成。」

「你有什麼理由？」

「因為我是德國人！」

華亭看見他那樣斬釘截鐵的樣子，也不同他再辯論了。

午餐後，落亞芒道謝回房去。華亭同冷荇安麗一塊兒到柏林咖啡店去聽音樂。

八

他們三人到咖啡店，已經四點鐘，裏邊還沒有坐多少人。咖啡館陳設得金碧輝煌，每張桌子前面，都圍擺着幾張溫軟的皮椅子。中間一個高起的平臺，臺上有五六個音樂師在奏樂。臺前有一方塊空地，是預備的跳舞場。第二層樓第三層樓上都有同樣的設備，在夏天的時候，屋頂還有一層露天的，價錢特別賣得高。

他們坐不上半個鐘頭，咖啡店裏面的人漸漸快滿了，因為四點半是下午跳舞的時間，男女都趁這個時候來玩。臺上的音樂師此時也不奏拍拖奮了。他們把跳舞的音樂奏上，男女一對對地走到場上去跳舞。跳舞的時候，各人各人的姿態和面部表情，各不相同。有的慢，有的快，有的靈動，有的笨拙，有的嚴肅，有的活潑，有的附耳低語，有

的點頭微笑。一段音樂完了，跳舞的人還想跳，都拍掌，音樂師就繼續再奏一段；第二段完了，再拍掌，樂師再奏第三段，三段以後，大家照例不拍掌，就拍掌，樂師也不奏。舞完了，每人把他同舞的女人帶回座位，說一聲謝謝，對她一鞠躬，如果是自己帶去的人，當然用不着這樣多禮節，帶回來就完事。

柏林這個地方很奇怪，往往像這樣的地方，女子倒比男子多。男子可以隨便去找一位不相識的女人跳舞，跳舞的時候同她談話，如果她不理，跳完舞也就算了，如果她高興同你講話，往往兩張桌子頓時就可以併成一張桌子。

華亭冷荇安麗三人輪流地跳舞，女的同女的跳，也是極平常的事情，所以安麗同冷荇也同去。有一次她們兩人走了，華亭一人坐在那兒，遠遠注意安麗同冷荇的動作，她們兩人也向他點頭微笑，但一轉瞬又轉步擠向人叢中去了。

華亭四圍張望，看見隔兩張桌子旁邊有一位黑頭髮的女人，在向他表示注視，華亭看見她那醜樣子，心中就發嘔，急忙把臉掉開，不理她。華亭再向另外一邊一望，忽然看見亞羣同可循在極西邊一張桌子邊親蜜地談話。華亭走到他們前面，同他們招呼。他們看

見華亭來，也很高興。

「你們什麼時候來的？」華亭問道：「怎麼沒有看見你們？」

「剛來不久。我們還同一位朋友來，大約你也認得，也是一位詩人，曾經自費印行了兩本詩集，雖然沒有人讀，他自己却以為是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最成功的作品。他到美國留了五年學，今年暑假在哈佛大學讀完了四個課程，得了碩士學位，現在詩人加上學者的頭銜，更神氣了。」

「這是誰呢？」

「是劉金龍。」

「我不認得他。」

「他的筆名叫羅羅。」

「呵！不是他作詩，說『海水像酸梅湯一樣地香甜』的那一位嗎？」

「對了！對了！就是他！這就是他的名句。」

「他到那兒去了？」

「他去洗手去了，一會就來。」

「他到這兒來幹嗎？」

「他來玩。他請求省政府延長官費一年，說要到歐洲各國攷查，其實他不過到歐洲各國來逛窯子。倫敦巴黎，他鬧了半年已經有點厭倦了，所以想到柏林來換換口味，他只會講幾句簡單的德文，前天來柏林，剛住下，到萬牲園旁邊，就去拉了一位又胖又醜的女人，帶回旅館。昨天早上起來立刻寫了一首長詩。據他講起來，這一首詩一出去，在中國愛情詩裏，可以開一個新紀元！」

「這是什麼愛情？」

「他口口聲聲講，這個女子愛上了他，原因是因為他是才子。照他的意思，只有他那樣的才子，纔可以到處享受佳人。他還告訴我們，他一個錢沒有花，他們的結合完全是愛情的結合，但是我們都不相信他的話。」

「他很有錢嗎？」

「他的錢很不少。他的官費每月一百二十元美金，家裏每月還替他額外匯一百元來

「好得很！回頭他來我有個好辦法。」

「什麼辦法？」

華亭剛要回答，忽然一抬頭看見羅羅詩人來了。羅羅詩人的樣子就很像詩人。頭髮蓄得很長，衣服上面塵垢磨擦得放光，領帶的結子，距頸項有三四寸遠，一件白襯衣早變成了黑襯衣。他過來坐下，可循同他介紹了華亭，他昂然不理，口裏只懶聲說一句「很好！」

「劉先生最近大概又有許多著作了罷？」華亭問道。

「稍爲寫了幾首。」

「劉先生的詩我曾經拜讀過了。」

「是那一首？」

「我已經記不起題目了，不過我腦子中的印像還留得很深。我記得裏邊有什麼『海水像酸梅湯一樣的香甜，』對不對？」

亞羣一直不講話，此時聽了這一句詩，忍不住噗哧一笑。可循連忙把眼睛瞅着她，亞羣連忙指着跳舞場道：「你們看！那個胖子女人跳舞，多麼笑人！」

大家順着亞羣的手指一看，果然看見一個胖子女人，同一位高大的男子跳舞。女人的眼睛笑迷迷的，一沖一沖地跳，咖啡館大部人都在笑她，她却一點不在乎。同她跳舞的男子，雖然身材高大，也累得滿頭是汗，立

經亞羣這樣一打斷，華亭不談詩了。不過因爲他剛纔稱贊羅羅詩人的名句，所以詩人對他的印像已經好了一半，華亭同他再談不上五分鐘，幾句話拍得他心花怒放，他立刻承認華亭是他生平第一個知己。

後來又談到女人了。詩人對於芝加哥的大腿戲與巴黎的玻璃館，異常地嘆賞。他問柏林有沒有同樣的設備，華亭說同樣的沒有，變像式的儘多，不過最好的還不應當到這種地方去找，因爲她們這些人太下流了，羅羅既然是詩人，應該去找名媛閨秀，纔可以配得上中國當代第一詩人的歌詠。

「蕭先生這句話很不錯！」詩人道：「但是名媛閨秀又到那兒去找呢？」

「華亭在德國很久，」可循道：「情形最熟，頂好找他幫忙。」

「那麼，拜託，拜託！」詩人連忙拱手。

「對不起！」華亭起身道：「我還有兩位女朋友。我過來久了，恐怕她們老等。改天見罷。」

「蕭先生何不把兩位女朋友，」詩人道：「也請過來一塊兒坐呢？」

「也好，我過去同她們講一句話就來。」

華亭過去約洽苻安麗，他又在安麗耳邊說了幾句話，又把手指羅羅詩人給安麗看，安麗忍不住大笑。

九

安麗冷苻華亭過來，大家介紹過了。羅羅詩人看見安麗冷苻都生得一表人材，頓時眉開眼笑，用着半通不通的德文，不斷地張羅應酬。一會說冷苻的鬚髮真好看，一會又說安麗的眼睛生得好。

「安麗，」華亭道：「劉先生是我們中國的著名詩人，作愛情詩作得最好，說不定明後天準有一首詩送你。」

「好極了！」安麗道：「我平生還沒有人歌詠過，劉先生，你現在就作一首好不好？」

「詩這個東西，」羅羅詩人道：「要自然，」到了的時候，寫一千首也容易，興致不到的時候，半首也寫不出來。」

「這樣說來，」安麗道：「劉先生對我沒興致了。」

「有興致！有興致！」詩人連連道。

「那麼爲什麼不作詩呢？」安麗道。

「因爲我現在想跳舞的興致，」詩人道：「比作詩的興致大，所以不能作詩。安麗小姐，你可以同我跳舞嗎？」

「當然可以，但是作詩可不要忘記！」安麗道：「我限你明天繳卷。」

「行了！」

詩人同安麗跳舞去了。冷荇同華亭接着也跟着去。亞羣同可循看了一會熱鬧，也起來加入。

「華亭，」舞完，安麗回來坐下道：「你這位朋友不是好人！」

「怎麼樣？」華亭道。

「他跳舞的時候，」安麗道：「老踹我的腳！你看！我這一雙新鞋子盡是泥！」

「不要緊！」華亭道：「叫他替你擦乾淨好了。劉先生，把手巾拿出來！這樣好差事，還不幹嗎？」

詩人遲疑了一會，安麗把一隻腳抬起來送給他。他回想到中世紀的騎士，對女士那樣尊敬，立刻覺得這是最英雄浪漫不過的事體。手巾拿出來，替安麗擦得乾乾淨淨。擦完了，安麗又把第二隻腳送給他，咖啡館裏，有幾個人，看着他們，笑了一笑，不過這本來就是見慣了的事情，並且各人有各人的事，都忙得很，誰還有工夫來管閒事情？

「安麗，」華亭笑道：「劉先生的詩名，叫羅羅，如果你不喜歡叫他劉先生，儘可

以叫他羅羅！」

「羅羅！」安麗歡喜地叫道：「羅羅！唸起來真有點像馬戲場那位小丑的名字！好聽極了！你看，音樂又起了。羅羅，來，我們跳舞好不好。來，來，來！我的羅羅！」

安麗一叫，大家哄堂大笑。詩人却十分高興，立刻起來，把手腕獻給安麗。

「這一次跳舞，」安麗道：「可不許你再踹我的腳。頂好是我們交換，我跳男的，你跳女的，你跟着我走，容易點。不然我不同你跳！」

「行了。」詩人連忙道：「我跳女的！我跳女的！」

他們走了，華亭找亞羣，可循找冷荇，隨着加入。

「你對我們這位詩人印像怎樣？」在跳舞的時候，可循問冷荇道。

「他活像一匹驢子！」冷荇答道。

「因為他耳朵長，是不是？」可循問

「他是詩人，資質還會蠢嗎？」

「現代詩人裏邊，蠢材多得很！像羅羅這樣的人，多着呢？」

「你曾經進過多少時候的學校？」

「中學初級剛完，繼父就把我送去學手藝去了。我那時也讀過好些詩。我最喜歡歌德，席勒的大鐘歌我也讀過，但是我不喜歡他的詩。」

「你現在有時還讀讀文學作品嗎？」

「很少。間或看一兩本小說。同華亭在一塊兒的時候，他常常讀詩或小說給我聽。有時我因為他讀書，我也讀書，讀完了大家好談話。暑假中，我同他兩人把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全讀完了。」

「這可真不容易，那樣多！」

「同華亭在一塊兒，也沒有什麼。」

「你既然這樣喜歡華亭，為什麼不答應同他結婚，到中國去？」

「中國太遠了。並且華亭也不見得靠得住。」

「華亭爲人心頂好了，有什麼靠不住？」

「華亭爲人心頂好，這是不錯的，但是他這個人沒有決斷力，意志力不堅強，他不能支配環境，常常讓環境去支配他。同他在德國還可以，同他到中國，我不會有好日子過。」

「你太過慮了。」

「也許。但是一提到中國，我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恐怕。也許我愛華亭的心，還不十分真，不然我想，我決不會這樣怕。」

「或許將來你心裏會轉變也未可知，我是華亭的好朋友，我同我的未婚妻也很願意作你的好朋友，我希望以後你有什麼困難，不客氣的來告訴我，能夠幫你忙的時候，我一定幫你的忙。」

「謝謝！」冷荇把手遞給可循，同他重重地握一次手。

一會音樂停止了，大家回來。安麗同羅羅詩人累得滿頭熱汗。安麗把小手巾拿出來，在臉面前振盪。

「華亭，」安麗道：「你這位詩人先生，真不得了！叫他跳女的他還是跳不好，還

要踹別人的腳，我的鞋子，又弄髒了，還是今天纔上腳的新鞋子！」

「這沒有關係，」華亭道：「叫詩人替你買一雙新鞋子，明天親自送上門來，賠罪，好不好？」

「是極了！」詩人連忙叫道：「是極了！一雙新鞋子！明天，賠罪！」
一會音樂又起了。詩人要安麗同他跳舞，安麗不肯。他求冷荇，冷荇說她的腳痛，詩人沒有法子，只好坐着。

「詩人先生，羅羅！」安麗笑叫道：「你們中國有驢子沒有？」

「什麼？」詩人聽不懂這個德文字。

「安麗問中國有沒有驢子？」華亭解釋道。

「呵，驢子！」詩人忽然醒悟道：「有，有！中國有！有得多呢。」

「中國驢子也運到德國來嗎？」安麗笑問道。

「我不很清楚，」詩人道：「不過我想就來也是少數……對了，很少數。」
可循看冷荇一眼，兩人都忍不住笑。

「詩人先生，」安麗道：「你們家裏驢子很多罷？」

「我家裏一個也沒有。」詩人道。

「我不信！」

「你不信，到我家裏去看好了。」

「到你家裏嗎？那樣遠，嚇壞人！」

可循叫堂倌把報紙拿來，看一看今天晚上有什麼新奇的戲目。

「妙得很！」可循道：「今天晚上，德國戲院莫以西演莎士比亞的安托利同克力呵拔嗟，我們去看好不好？」

「莫以西我知道。」安麗道：「莎士比亞是誰？這一本戲是什麼戲？」

「莎士比亞是英國最偉大的詩人」，可循道：「這一本戲講羅馬的英雄安托利，爲着一個女人，兵敗身死，後來這位女人也自殺來報答他。羅羅詩人是專門研究英國文學的，回頭叫他詳細告訴你好了。」

「戲裏面有沒有驢子？」安麗笑問道。

「不要搗亂罷。我們趕快去買票！」華亭道：「但是我們同劉先生剛第一次會面，當然是我請。」

「不行！不行！」詩人叫道：「應該我請！應該我請！安麗小姐，你說不是嗎？應該我請，那裏買票？我就去！」

「這裏出門馬路中間就是，」可循道：「你一個人去不好，我陪你去罷。」

可循同詩人匆匆地跑出去了。安麗忽然放聲大笑，冷荇亞羣華亭也笑起來。安麗笑得難受極了，叫冷荇替她揉揉肚子。

十

詩人同可循回來，笑嘻嘻地手裏拿着六張票。華亭把票接過來一看，是池座第三排的票，把嘴向安麗一嘮，安麗點頭微笑。

已經六點過了，可循請大家到中國飯店去吃飯，詩人又連忙說他要請，後來會咖啡館的帳，他又耍爭着會。

飯後到德國戲院已經快八點鐘，只差幾分鐘就要開幕了。他們連忙把衣服在櫃上扣了牌子，就趕快走進去。

莫以西是德國最著名的戲子之一，他最擅長的，是他講話的聲音，德國人都說聽莫以西講話，好像聽音樂一樣，他最喜歡演的，是一種有精神病的人，或者低能的傻子，所以他演莎士比亞的哈孟雷特同陀士夫斯基的小說改編的劇本傻子，最受一般人歡迎。

今天晚上演安托利，他却吃了虧。安托利是一員名將，一個大政治家，一個千萬羅馬人崇拜佩服的領袖，莫以西却用懶無聲氣，無精打采的樣子來演他，所以他講話雖然輕清響亮，然而安托利在台上却活像一個傻子。

演戲的時候，詩人雖然德文聽不懂，却老要替安麗解釋戲劇的內容，他講話聲音又大，常常引起左右前後的人注意。安麗叫他不要講，他老要講，後來安麗氣了，使勁在他膀子上捻了一下，還虧他有本事，沒有叫出來。

第三幕完的時候，休息十五分鐘，大家都到外邊走廊裏來回散步，詩人帶着安麗去喝汽水。

「你到底要把這個傻子怎麼？」冷苻問華亭道。

「安麗不是需要錢嗎？讓她敲他點錢也好。這種東西，手裏有錢，反正要被人敲完，與其讓別人敲，不如讓安麗敲。」

「安麗作些事情，真令人生氣。像這樣的臭東西，給我一百萬我也不肯理他！」

「好容易來一百萬！安麗不是常常爲一十二個馬克，半夜三更，到大街上去找人嗎

？」

「華亭，人生真是悲慘！」

「但是有什麼辦法？」

「我前天想起安麗，我爲她痛哭了一場。」

「我知道。」

「華亭，我想你還是帶我回中國去罷。」

「你不是很害怕嗎？」

「害怕當然是害怕。」

「等你心裏不害怕的時候再說好了。」

「你到底在德國還可以住多久？」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還有一年。」

「一年太短了！」

「沒有錢我也沒有法子住。」

「你考完後就到柏林來，我們省一點，至少可以多住一年半載。」

「太省我們的生活也太苦了，並且你的身體也不見得好，吃得壞，住得壞，也不是辦法。」

「華亭！」冷荇嘆氣道：「你沒有來的時候，我時時刻刻都望你來，我想你一來我立刻就快活了，但是呢，這一次同往常不同，你來了我心裏到悲哀得多。」

「這樣說來，我不應該來了，是不是？」

「當然應該來，誰說不應該來？只可惜你來不久又要走了。」

「不要緊，我五月裏考試，考完就搬來柏林同你住。」

「但是你來了，半年後不是又要回中國了嗎？」

「你一同去好了。」

「還是不行！」冷荇搖頭道。

「不行嗎？你剛纔不是叫我帶你回中國嗎？」

「剛纔我想行，現在我想又不行。」

「你常常說我沒有決斷，你的決斷力也不見得比我強多少。」

「但是，華亭，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你真心愛我，就沒有什麼容易不容易。」

「我愛你還不算真心嗎？」

「我看不得，我相信，有一天有一個德國男子來，像我這樣對你好，你一定會答

應同他結婚。」

「要是我真這樣，你怎麼辦？」

「我也算了。」

「算了嗎？你愛我說是這樣真心嗎？」

「我愛你，老實說，也不見得真，不過比較起來，比你愛我還真心一點。」

「呸！這是什麼話！」

「本來是開玩笑的，何必認真呢？」

電鈴聲音響了，觀眾又繼續入座。第四幕第五幕戲，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精采，莫以西雖然賣氣力，也無法補救。

戲完後，可循同亞羣坐電車到西城，冷荇同華亭坐車到東城，安麗就在戲園旁邊不遠，華亭可循都姆羅羅詩人送安麗步行回去，詩人歡喜得心花怒放，馬上連聲答應，看見安麗不講話，又苦苦哀求，後來安麗終於同他走了。

華亭同冷荇回到家裏，月亮已經升起來了。冷荇推窗一望，一輪明月在天上，冷冷的。

忽然冷荇一連打兩個噴嚏，華亭叫她趕快關上窗子。

他們把電燈關了，在沙發上坐着，手握着手。月亮從窗子射進屋來。

冷荇的手，冰冷的，一會又一連打兩個噴嚏。華亭說她一定受了涼，叫她在床上睡着，他去替她煮一杯檸檬茶來。冷荇說要煮她自己去煮，用不着麻煩華亭。冷荇起來到廚房去，華亭也跟着去，說他也許可以幫一點忙。

冷荇把煤氣爐子點好，煮上開水，自己坐在櫈子上等，華亭站在她旁邊，一隻手搭在她肩上，冷荇把頭倚着他。

「冷荇！」華亭撫摸着冷荇的頭道：「你的頭爲什麼這樣熱？」
「今天太累了。」

華亭把她的手拿起來，她的手心也是熱的。

「該沒有什麼罷？」華亭嘆息道。

「你真是小孩子，這有什麼關係？」

水開了，冷荇把茶泡上，華亭拿着杯子，一碟檸檬帶回屋來。兩人一人吃了一杯檸檬茶，冷荇嫌不夠，又吃了一杯。

冷荇已經睡下了，華亭還坐在她床前，輕輕撫摩着她的頭髮，同她談了一陣話。冷

荇漸漸回答的聲音微弱，後來簡直睡着了。

華亭端詳了一會，也滅燈就寢。

十一

第二天早上，華亭還在熟睡，忽然感覺着有人搖醒他，他睜眼一看，冷荇站在床前，桌上咖啡麵包都擺好了。

「冷荇，你起來得這樣早！」華亭道。

「還早嗎？已經十點半了！」

「奇怪！」華亭一翻身起來，冷荇到廚房去了。一會冷荇把洗臉水，漱口水打來，華亭盥漱完了，兩人對坐吃早餐。

「冷荇，把你椅子移到這一方來。」

「爲什麼？」

「我們坐得近一點。」

「還不夠近嗎？華亭，你真是一個甜蜜的小孩子。」
冷苻笑着把橈子移過來，華亭把手摸摸他的頭。

「好了，不燒了！」華亭歡喜道。

「本來就沒有什麼事，都是你多心。」

冷苻把麵包用牛油細細敷上，遞一塊給華亭。華亭接過，咬了一口，搖一搖頭。

「什麼？」冷苻驚問。

「冷苻，你真是一位賢德的妻子！」

「什麼意思？」

「這樣省！」

「爲什麼？」

「牛油敷得這樣少！」

冷苻大笑，把麵包接過來，再替他加上牛油，重新遞給華亭。

「冷苻！」

「還不夠嗎？」

「不是。再給我一點菓子醬，好不好？」

「你真是一個小孩子！」

冷苻加上菓子醬，華亭接過來咬了一口，點點頭，用含糊的聲音，說了謝謝！冷苻停着刀，微笑看着他。

「冷苻，不要這樣看我！」

「誰看你！你那樣討厭！」

「冷苻，你的頭髮真好看！」

「你不知道說過幾萬遍了！」

「你的眼睛也很美麗！」

「討厭！」

「你的鼻子也大得像象鼻一樣。」

「華亭，你再說，我揍你了！」

「你的嘴像豬嘴一樣！」

「豈有此理！」

冷苻把麵包放下，起來揍華亭，華亭連忙躲到屋的那一邊，冷苻追去，華亭又跑開了。

「冷苻，饒我這一次，下次我再不說了。」

「不行！」

「爲什麼不行呢？」

「不給你一個厲害，下次你不改。」

「我一定改，我一定改！下次無論你怎麼樣像象像豬，我都不說了！」

「什麼！真正豈有此理！」冷苻一下衝上前去，把華亭攔腰抱住，華亭站不住，倒在地下，冷苻也隨着他倒下來。冷苻把手指在華亭脇下戳了一下，華亭忍不住，要大叫

「你還敢不敢？」冷苻問道。

「不敢了！」

「起來！」

「地板上坐着怪有意思的，我們坐着談談心。」

「好，我們談談心，我看你怎麼樣談？」

「後天不是聖誕節晚嗎？我們怎麼樣慶祝？」

「哦，對了！聖誕節！回頭我們上街去買東西。」

「要買些什麼？」

「一棵聖誕節樹，不大不小的。各種顏色的玻璃球，拿來掛在樹上，樹頂上還要一個玻璃球作樹頂。還要一些銀色的細紙條，來掛在樹枝上。」

「不要蠟燭嗎？」

「當然要，買中等大小的，一包十六支，買兩包。」

「蠟燭座子呢？」

「不用買，家裏去年用的還在。」

「此外還要什麼？」

「多着呢。還有聖誕節的點心。還有——」

「我最不喜歡吃聖誕節點心了，乾燥無味。」

「這是一種風俗，沒有又不像聖誕節了。」

「好罷，還有什麼？」

「還有賀節片子，也應該今天發出去。」

「我沒有什麼人要送賀片的。」

「怎麼沒有。你克爾的教授呢。你那些同學呢。這裏柏林蔡可循亞羣兩人呢。德夢

林呢。還有你最心愛的安麗，你總不能不送。」

「什麼時候安麗又變成我最心愛的了？冷荇，你真會冤枉人。」

「冤枉你嗎？你敢賭咒，你沒有同安麗接過吻嗎？」

「賭咒也可以，不過頂好不要賭。」

「我想頂好也是不要賭。你以為安麗沒有告訴過我，是不是？」

「那一天的事，不是我的錯！」

「不是你的錯嗎？難道是安麗強迫你嗎？」

「安麗沒有強迫我。」

「是誰強迫你呢？」

「安麗的眼睛。冷若，你不覺得安麗的眼睛，頂美麗的嗎？那樣大，那樣青，那樣

媚人。」

「我的眼睛不美麗，是不是？」

「你的眼睛也美麗，但是另外一種風味。」

「什麼風味？」

「我說不出來。」

「不要講了罷，無聊得很。我們剛纔不是講賀節片嗎？這當然是要買的，克爾的今

天晚上發出去，柏林的明天一早。」

「好了，還有什麼？」

「還有嗎？我想想。對了，禮物呢。你打算送安麗什麼禮物？」

「你想我最好送什麼？」

「安麗最喜歡穿絨線汗衣，下邊穿裙子，你送她一件絨線汗衣好了。」

「也好，那我們到提慈去買，那裏價錢便宜。」

「提慈的沒有好花樣。就是亞力山大市場西邊，有一家有上好的貨色，只要五個半

馬克，我們到那裏去買。」

「五個半馬克的東西，不嫌太輕了嗎？」

「不輕，夠了。因為我還要送她東西。」

「那麼我買一點什麼東西來送你呢？」

「隨便你。」

「我想買一件衣服送你。」

「你的錢夠嗎？」

「要是二三十個馬克的，可以不成問題。」

「我們回頭再說好了。」

「我想聖誕節晚請可循亞羣到我們這兒來吃晚飯，晚飯後一塊兒去跳舞。」

「聖誕節不是跳舞的日子，要跳舞除夕日晚上去跳舞好了。那一天晚上，大多數的人人都到跳舞場。我們一定要早定位子，要不然臨時找不到座位。」

「對了，可循也說過了。他約我們除夕晚上到夜西跳舞場去。」

「好極了！那我們就去定位子好了。」

「我今天就寫信給他，約他後天晚上到我們家裏來吃飯，並且告訴他我們定——我看不如請他去定位子好了，他比我熟悉一點。」

「也好。」

「我們早餐到底吃不吃呢！」

「我本來要吃，你却要逼着我坐在地板上坐着講話。」

兩人都掙起身來。吃完飯，一同上街買東西。

十一

當天華亭同冷荇把東西買好，帶回家來。冷荇本來想晚上就佈置，華亭說冷荇太累了，應該休息，並且後天纔是聖誕節的前夜，明天收拾也不算遲，依他的意思，當天晚上，頂好是去看電影。

「有什麼好片子？」冷荇問。

「約翰亞伯爾斯的三日的愛。」

「我不喜歡看亞伯爾斯，他老是那個流氓樣子。」

「那麼我們到萬牲園鳥發影戲院去看格銳達加波的好了。」

「萬牲園太遠了。」

「那麼我們去看伊利沙白北格勒爾怎麼樣？就在這裏不遠，在玫瑰谷街。」

「我看頂好不要出去，在家裏坐着談天也好。」

「不成！今天晚上我想看電影得很。」

「那麼你一個人去好了。」

「你呢？」

「我在家睡覺。」

「你不去我也不去。」

冷荇去燒茶作晚飯，華亭去幫着她擺桌子，吃完了又幫着她洗餐具。

他們剛把一切收拾好，冷荇躺在在床上，華亭坐在床邊陪着她，忽然聽見鑰匙開門的聲音，冷荇說大概是工人落亞芒回來了，有好幾天不見他，他到底到那兒去了呢。

華亭開門出去一看，看見一位穿黃色制服的國社黨的衝鋒隊員，不由心裏一驚，但是仔細一看，纔知道他還是工人落亞芒。

落亞芒此時滿面威風，雄赳赳，氣昂昂地走近來同華亭握手。

「你什麼時候加入衝鋒隊了？」華亭問。

「昨天。」

「好得很，請進來坐坐！」華亭把落亞芒讓進屋來，冷荇看見落亞芒那樣神氣，也

很驚異。

華亭遞支香烟給他吸，問他吃晚餐沒有，他說吃過了。

由落亞芒的談話裏，華亭知道近來國社黨同共產黨衝突，一天天的厲害，德國政府已經失掉了控制的力量。現在斷定德國民族命運的，只有共產黨同國社黨。兩黨都到了生死關頭，個個黨員都願意作最後的拚命。不過據落亞芒看起來，國社黨一定勝利，共產黨一定失敗，原因是德國民族，都有獨立自尊的精神，他們願意拿他們民族作基本創造一個新世界新文化，他們不願意受俄國的支配，作他們的附庸。他說，德國民族在世界上只會作領袖，不會作隨從。德國人心裏，只知道德國人與非德國人，不知道無產階級與資本家。他們願意打外國人，他們不願意同類自相殘殺。

落亞芒還說了一大堆，華亭冷荇一點也沒有同他辯論。後來談到猶太人，華亭問落亞芒：「聽說國社黨執政以後，要把所有在德國的猶太人統統趕出去，是不是真的？」

「所有的猶太人，」落亞芒道：「統統趕出去，不會的，但是見他的鬼，他們如果願意走，我們很歡送，德國本來不是他們的地方，他們在此不過是客人。如果他們一定

要住，我們可以把他們當成外國人看待，我們德國人的事，只有我們德國人纔配管。他們既然是外國人，就不應該作我們的官吏，帶我們的軍隊，作我們社會上一切事業的領袖。」

「但是事實上，」華亭道：「在德國的猶太人，經過幾百年的同化，已經完全變成德國人了。他們講的是德國話，他們作的是德國事情，他們思想中已經不感覺到他們是外國人了。」

「見他的鬼，這就是最可痛恨的地方，他們自己以為是德國人，其實他們並不是德國人！」

「怎麼不是呢？」

「他們的血根本不同。」

「要叫他們把血改變，當然是辦不到的事情，不過他們的思想行動，風俗習慣改變了還不夠嗎？」

「當然不夠，血不同性格就不同。有了他們在我們裏邊，他們無形中就會一天天摧

毀日耳曼民族的特性。像馬克斯列寧這種猶太人，在德國就是一萬年，他們還是同德國人不一樣，但是他們却會宣傳組織，來破壞我們民族的基礎，好鞏固世界各國猶太人的地位。你們不能不承認，共產主義大同主義和平主義，大部份都是猶太人提倡的，德國大部份的共產黨都是猶太人。」

「猶太人也有許多不是共產黨。」

「不是共產黨，就是世界大同主義派。無論那一方面，見他的鬼，對於我們德國民族的獨立特性，都有妨害的。」

「其實世界大同，又有什麼不好，你們爲什麼一定要反對？」

「大同根本上是辦不到的事情，見他的鬼，凡是說大同的人，都是騙人或者騙自己的人。世界和平的時候，不是大同的時候，是優秀民族戰勝劣等民族，把他們管領指導的時候。如果大家要希望世界和平，只有讓我們德國民族起來，領導一切。」

「你有什麼證據，敢說德國民族一定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有兩個證據：第一是科學上的供獻，第二是軍事上的組織。全世界沒有人趕得上

我們的。」

「但是猶太人在德國也產生過許多的科學家？」

「那是因為他們在德國民族環境風氣的下邊，如果他們在旁的地方，決不會有這樣成績。」

「那麼我們不能夠把這一種環境風氣，在旁的民族裏邊一樣造成，旁的民族，不是
一樣可以產生科學家嗎？」

「這樣說來，你已經無形中贊成德國民族應該出來領袖世界，而且世界要進步，非
有德國民族出來領袖不可了。」

華亭還想同他辯論，看見冷荇不耐的樣子，他不講話了。洛亞芒再講一陣話，同
人握手出去。

「華亭，」冷荇埋怨道：「你為什麼老同他講政治，他一談起一輩子也談不完。」
「我很驚異，」華亭道：「他不過是一個工人，却這樣有智識。」

「這算什麼智識？還不是國社黨宣傳冊子上那一套老話。你多同他們講幾句，你就

覺得他們翻來覆去，老是那一派話頭，聽得人頭痛。」

「不管他怎麼樣，落亞芒在工人裏邊，總算有本事的人。」

「有什麼本事？他這個月已經沒有房錢，餓了幾天沒有飯吃，不當衝鋒隊員，他沒有法子維持他同他私生子的生存。什麼愛國愛民族，都是騙人的話。」

「你把他說得太不光明了。」

「世界上有幾個光明的人？世界上有幾個加入政治運動的人純粹是為公理？」

「你這句話裏也有幾分真理，但是太刻薄。」

「何以見得？」

「落亞芒當衝鋒隊員一半固然為生活，但是至少有一半，他也是出於愛國心，你只看見一面方，沒有看見兩方面。」

「管他一方面也好，兩方面也好。華亭，你不是要看電影嗎？我們去罷。」

「你剛纔不是說不去嗎？」

「現在我又想去了。」

「那麼趕快一點，遲了恐怕連正片子都看不全。」
華亭替冷荇把大衣披上，自己穿上大衣，兩人匆匆下樓去。

十二

那一天晚上的電影主角是北格勒爾，北格勒爾本來是德國戲台第一流的戲子，她的名譽，完全是從戲台得來的。她的智識天才，遠在一般電影明星之上，她雖然沒有作過幾個電影，但是知道她的人，只要有她的片子，沒有一個人肯放過她。

北格勒爾決不是平民戲子或者大眾戲子，因為她的表演太深刻了，太美麗了，體貼得太入微了，除了少數最有知識，受過藝術訓練的人，不能澈底了解她，膚淺無味，下流呆板的作品，是電影場一般羣衆所最歡迎的東西，但是北格勒爾的品格太高尙了，這一類的東西，她作不出來。她寧肯得極少數識者的賞識，不願意受千萬無知大眾的歡迎，因為無知大眾的歡迎對她是一種不可忍受的侮辱。

電影的名字叫幻夢的嘴唇，裏面寫一位平常的音樂師，娶了一位聰明美貌的妻子。

有一天晚上，一位大音樂家來奏梵噯玲，音樂師同其他幾十個人拿着樂器幫奏。音樂師的妻子到音樂場，聽見這一位大音樂家奏梵噯玲，感動得如醉如癡。會後，她一個人先回家去，已經脫衣服要睡覺了，忽然聽見她丈夫來電話，說他約了這一位大音樂家到他家裏來參觀，因為他們兩人從前是好朋友。

電話剛接不久，他們兩人，果然來了。因為音樂師催得厲害，他的妻子也沒有時候好好穿衣服，隨便穿起她衣出見。這位大音樂家一看見她天然嫵媚，已經傾心，後來兩人談到音樂，她尤其表現特別欣賞的能力。她丈夫是一位老實人，說的話都沒有什麼見識，這位大音樂家心裏很明白；他們的家庭雖然是一個快樂的家庭，然而決不能算一個美滿的家庭，不美滿的原因，是這一位聰明絕頂的女人心境的孤寂。

大音樂家夜深回去了，隔兩天以後，音樂師的妻子，獨自一人背着丈夫去找這一位大音樂家，說是想聽聽他奏音樂。大音樂家對她的態度，起初是很嚴肅的，問她丈夫知道不知道她來，但是這位女人自然的態度，使他的態度漸漸和緩。女的打鋼琴，他奏梵噯玲，奏完了，女的起身告辭，到門首的時候，兩人對面一望，頓時覺得心心相印，他

們接吻了。

音樂家同她以後又會了好幾次面，忽然他接着一個電報，要到巴黎去演奏。他們兩人約好，第二天下午，兩人分開上車，一同到巴黎去。

到第二天什麼都預備好了，女人已經到了車站，但是車要開的時候，她忽然覺得她丈夫太誠實，她不忍離開他，讓車開走，沒有上去。她丈夫也在那裏送行，她拉着他一塊兒回家去。路上遇着傾盆大雨，他丈夫因此得了大病，病了，一刻也離不開她，她更不忍丟開他去。

這樣一直病了兩年，她的全部心力，都用盡了，她丈夫的病，纔漸漸痊愈。她自己感到疲倦，感到萬分的疲倦，她沒有勇氣再生下去。她一閉上眼睛，就看見那位音樂家在叫她，責備她爲什麼不同他去，同時她又聽見她丈夫，苦苦不讓她走，他一生絕對不能離開她。

在這個時候，大音樂家真回來了。她偷着去會了他，他仍然勸她同他走，她推辭了，回來，醫生報告她，她丈夫的病一星期以後就可以如常，可以同她同居了。她丈夫非

常的高興，說了許多快活的話，她面子上也做出歡喜的樣子，心中却有不能忍受的隱痛。到無可如何的時候，她寫了一封信給她丈夫，說她身體太壞了，她太痛苦了，她不能不想法趕快停止她的痛苦。她死了以後，她准她丈夫悲傷一年，一年以後不准再悲傷，應該要提起精神，重新生活。信寫完，帶在身上，她跳水死了。

北格勒爾演音樂師的妻子，其餘演那兩位男子的也是德國很有名的戲子，但是有北格勒爾，他們兩人都減色了。觀衆整個的時間，看見聽見的，差不多只是北格勒爾，其他的人雖然也決不可少，現在那時觀衆的感覺裏，差不多有沒有都沒有什麼關係。

北格勒爾一舉一動，一談一笑，無不體貼入微，初看起來好像極自然，細按却都有深刻的意義。她演初見面時的情形，在音樂家寓所會面的情形，都神妙已極，然而最出色的，却要算他演臨死前，聽見她丈夫高興的談話，自己假作歡喜那一段，看的人對她處着那種境地，發生了無限的同情。冷荇看到這裏，爲她流淚了，華亭也覺着眼酸。

戲完了出場，纔十點半鐘，冷荇忽然高興，想去拜訪安麗，華亭恐怕太夜深，不方便，冷荇說不要緊，安麗睡得遲。

他們坐電車，十多分鐘就到了。走到門口，望見樓上還有燈光，冷苻打呼哨，安麗開窗瞭望，看見是冷苻華亭，滿心高興，連忙下樓來開了門。他們進門去，裏面漆黑的，安麗挽着他們兩人的手，吩咐他們小心，一步步踱上樓去。

安麗住在一間很小的屋子裏，但是裏面陳設得很精緻，安麗說她一個月付八十個馬克的房錢，連伙食一百四十，華亭說爲什麼這樣貴，安麗說不這樣貴，得不了自由的。

安麗拿紙烟出來，讓他們兩人抽烟，又出去找房東太太燒開水煮可可。房東太太進來，安麗替她介紹了華亭，房東太太笑嘻嘻地對冷苻說：「冷苻，你這位朋友，怪可愛的。」

忽然如飛撞進來了幾個黃毛的東西，不住地向華亭身上跳，華亭大吃一驚。房東太太急忙把四隻狗叫着，帶了出去。安麗說房東太太從前很有錢，後來馬克跌價，產業完全失掉了。現在她還不改從前的習慣，養了十五條狗，她一個月的收入，大部份都拿去喂狗。

冷苻告訴安麗，他們聖誕節的前夜，請她來過節，安麗滿口答應。冷苻問她的朋友

那一天晚上，會不會來找她，安麗說已經說好了，他下午來，晚上他要到他母親家裏去過節。

華亭問安麗羅羅詩人的事體怎麼樣？安麗說，她的運氣還不錯，敲了他四百多個馬克，還得了一件皮大衣，兩件新衣服。後來他沒有錢，她不同他玩，詩人氣極了，大罵她，在朋友處借了一百多個馬克，坐車回巴黎去。但是他去後不到一星期又從巴黎給她寫了好些情書來，說他把款項籌備好了，就要到柏林來找她。

安麗把信找出來，一封一封地唸給兩人聽。裏面的德文，當然是不通，不過許多肉麻的話，一讀出來，三人都捧腹大笑。

「這種人也自命爲詩人，」冷荇道：「他真把詩人的祖德喪盡了。」

「冷荇，」安麗道：「你知道，他那一天作了一首長詩，翻譯給我聽，我聽不懂，他又講給我聽，我仍然聽不懂。我只了解裏邊幾句話。什麼『我是夫來君是妻』，『世界萬事像涸水』。他還有一句詩，把我比成一個小蚊子，我却莫明其妙！」

「安麗你是一個小蚊子嗎？」冷荇大笑道：「你可不要咬我！」

「這真是異想天開。」華亭道。

「他再來你還理不理他，安麗？」冷荇問道。

「爲什麼不理他！」安麗答道：「只要他有錢。這一次他這幾百個馬克，幫我的忙真不少。並且他這個怪叫人開心的。」

十四

聖誕節的前一天，冷荇一清早起來就預備東西。華亭恐怕冷荇太勞，替她找了一個鄰居女人作幫手，冷荇不肯要，華亭不聽她的話，堅執要把這位鄰居請來，到後來果然冷荇忙不過來，有了這一個幫手，輕鬆了許多。

他們屋子裏陳設一新。屋角一張桌子上，放了一株聖誕節樹，上面掛了許多五顏六色的玻璃球，還垂下許多銀紙條，樹枝交叉的地方，放滿了紅綠黃白各色的小燭。幾張小桌同大桌子上面鋪了雪白的桌布，兩間床上都換了黃緞子的被窩。大桌上擺了五六大盤新鮮的水菓、核桃、栗子、糖食。地板打掃得乾乾淨淨，火爐特別多加了幾塊炭，滿

屋溫溫的。

冷苻的頭髮昨天就燙了的，『水浪』上邊，再加上『水浪』。她臉上淡抹一些脂粉，嘴唇臉龐，略塗了一點胭脂，眉毛用黛青畫長。華亭起初想替她畫，但是手不準，畫得不彎，手太重，畫得太粗，畫完，冷苻向鏡子裏一看，大笑，急忙用熱水洗了，重新對鏡自己再畫，一面輕言細語地埋怨華亭耽擱了她的工夫。

冷苻把華亭昨天替她買來的新衣裳，也先拿來試一試。新衣服是一件藕色緞子的晚宴衫，下邊有極精緻手工的摺子，胸前有一朵新鮮的茶花。冷苻從來沒有穿過這樣華麗的衣服，一穿上，突然增加了許多的顏色，華亭着見，幾乎像見了另外一個人，但是這一個人，是比平常的冷苻還更美麗更可愛的一個人。

華亭看着冷苻，冷苻看着衣櫥上的穿衣鏡，兩人心中，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得意。忽然冷苻一轉身跳起舞來，她的白衣摺翩飛上下，活像一隻白蝴蝶。華亭看得呆了，兩隻眼睛，只隨着冷苻來回起伏，移時，他精神恍惚，目前，只感覺得一些白色綵繞旋轉的幻影。

冷苻整整跳了十多分鐘，方纔作一個姿勢停止。華亭還癡癡地望着她。

冷苻像皇后一般的威儀，緩步走到華亭的面前，把右手背伸給他，華亭驚醒過來會意，恭敬地輕吻冷苻的手背，冷苻笑了，坐在他旁邊。

「冷苻，」華亭道：「你真是一個美人！」

「我不是美人，我是皇后。」

「也像。」

「我比安麗怎麼樣？」

「你比她天真，你比她有威儀，你的品格比她高，但是她有時候比你還要迷人。」

「小心一點，不要被她迷住了。」

「有了你，我還管誰？冷苻，我真想一生一世不離開你！」

「說什麼一生一世，一年後你就離開我了！」

「冷苻，這不能！」

「不能也要能！」

「冷荇，還是你同我回中國去罷。」

「我們以後再說好了，今天，頂好不要講這些事情，講了令人心裏不痛快。」
冷荇把衣服脫了，換一件舊衣服，穿上新圍腰，預備到廚房裏工作去。

「冷荇，我可以幫你忙嗎？」

「廚房裏的事情，你會幫什麼忙？你好好坐着讀書好了。」

「還有什麼東西要買的沒有？」

「買東西？對了！還有紙烟沒有買，你回頭到街上去買來。」

「要什麼牌子的？」

「黃金牌，又醇又香。」

「此外呢，還有什麼？」

「酒，我只買了一瓶，你想夠不夠？」

「一瓶太少了。一個人還不夠一滿杯，我再去買一瓶回來。」

冷荇到廚房工作去了。華亭出門去買東西。

大街上真是熱鬧，馬路兩旁側道上擺滿了小攤子，來來去去，水洩不通的人。小攤子上什麼東西都賣，預備大家拿去作聖誕節禮物的，擺小攤的人都大聲喊叫，說他的東西，價錢怎麼樣便宜，貨色怎麼樣好，賣小兒玩具的人，把小銅號吹得嗚嗚地響。那一旁又有人把小橡皮狗弄得汪汪地叫，白鐵的人不斷地來回打鞦韆，小火車在軌道上轉動。洋囡囡一個個笑迷迷的，對着經過的小孩子表示歡迎。叫爹爹媽媽的聲音，驚訝的聲音，強索的聲音，阻止安慰的聲音，講價錢的聲音，閩閩的鬧成一片。

華亭看得有趣，信步沿着大街走去，快要到亞力山大市場的時候，忽然迎面來了一個中國人，華亭一看，不覺大驚失色，因為他不是別人，乃是華亭最相好的朋友，——張佩清。

「佩清，你什麼時候來的？你不是來信告訴我要先到英國，後到法國，然後到克爾來找我嗎？」

「我本來這樣計劃，但是後來我改變了。因為我要參觀研究的東西，大部分都在德國，最好還是先到德國來。我在英國，簡直沒有上岸，預備以後再去。船到北銳門的時

候，我直接坐車到柏林。我本來想到克爾來看你，但是我知你預備博士考試很忙，所以不想多打擾你，好在柏林方面，我還有好些熟人，我現在正在補習德文，大概兩個月後，語言稍爲流利一點，我就到各處參觀去，克爾自然一定要來一趟。」

「你那天到的？」

「上前天。真想不到會在這一個地方會見你，真是妙極了！你到那兒去？」

「隨便買一點東西。」

「你住在那兒？」

「就在附近不遠。到我家裏去吃午餐好了。晚上也可以在我家裏吃飯，我還請得有

蔡可循同他的未婚妻。」

「蔡可循也在這兒嗎？不是說他在海岱山嗎？」

「去年早就轉學到柏林來了。」

「好極了！我今晚上可以會他！」

華亭同佩清兩人一同走，到一家鋪子，華亭買了一瓶葡萄酒，再到一家紙烟舖買了

烟。兩人一同回寓所來。

「你住的是公寓嗎？」佩清問道。

「不是公寓，是一位女朋友家裏。」華亭臉不覺一紅。

「女朋友嗎？在美國就聽說你近來生活很浪漫，原來是真的嗎？」

「這本來也就無所謂。各人心裏的痛苦，只有各人纔知道。」

「我當然明白你心裏的痛苦。不過我始終不明白你爲什麼同佩華決裂了。她對你不是很好的嗎？」

「決裂倒談不上，不過有一年多沒有通信了。」

爲什麼你變了呢？」

「不是我變，是因爲我已經沒有資格承受她的愛。但是我爲什麼失去了我被愛的資格，她五年來對我冷淡的態度，也要負一點責任。現在反正是沒有辦法了，我們頂好過一天算一天。」

「我不贊成你那種頹廢的口吻，以後工夫多，我們還可以細談。」

兩人到門口了，上樓去按鈴，冷荇出屋開門，讓他們進屋去。

十五

佩清同華亭在房裏坐下，冷荇同佩清認識了，很和藹地對他講了幾句話，道了歉，又回到廚房去。

「她叫什麼名字呢？」佩清剛纔沒有聽清楚，問華亭道。

「冷荇。」

「這是她的名，是不是？她的姓呢？」

「裴錯爾德。」

佩清在房裏四下一望，看見屋角裏的聖誕節樹，覺得很有意思。

「你這裏真像一個家庭！」佩清道。

「對了。」

「冷荇對你一定很好。」

「她對我好極了！我們兩人性情真相合。只可惜她不是中國人。」

「這有什麼關係。」

「關係大得很。要不是因為這個關係，我們的問題早解決了。」

「難道你們已經到了這種地步，還再分開嗎？」

「我們當然不願意分開，但是事實上我們却不能不分開，分開當然不是現在，是一
年以後」。

「到底什麼原因？」

「我想我們兩人中間，有一個鬼，所以總是沒有辦法。」

「這很奇怪！我想這件事體一定複雜，我們以後再談。現在我要問你，你博士考試的工作怎麼樣了？」

「論文已經主任教授接受了，現在只還有幾個小地方要修改。我預備三月正式交進去，四月或五月口試。」

「近年聽說德國國社黨同共產黨鬧得很厲害。有好幾個地方，彼此用手槍打，打死

了好些人。說不定不久就會有革命發生。我還是希望你能夠早告結束好，遲了恐怕發生意外。」

「我也是這樣想。你知道在德國博士考試，同時要考三樣東西，德國文學是我的主科，英國文學同哲學是我的輔科，但是我的哲學教授，就是一位猶太人，如果國社黨得勢，他的位子恐怕保不住。」

「你的主任教授呢？」

「我想他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從來不管政治。」

兩人又談了一陣美國的情形。佩清在芝加哥大學習化學，寒假剛得博士學位，還有半年官費，所以繞道歐洲來參觀。

「你知道佩華現在怎麼樣？」華亭忍不住問道。

「妹妹考上北大了。」

「她考上北大了嗎？好極了！她從前寫信曾經告訴我她說她要考北大。她那樣聰明好學的女子，這當然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她從前還很怕考不上，這當然是過慮。我想她

近來一定很用功。」

「哥哥來信說，她現在什麼都不管，只是讀書，這一學期的成績，差不多全是甲等。」

「你們家裏的人，一定覺得很奇怪，我們兩人爲什麼不再要好。」

「對了，我們都覺得很奇怪，但是妹妹却一個字不講，只是埋頭用功。去年哥哥替她介紹了一位同學，是一位科學家，人最好不過的，可是見面還談不上五分鐘話，她就走了。以後這一位同學，還同她寫了好幾封信，她一封也沒有回，有這一位先生，氣得要命！」

「不答應別人就可以了，何必會都不會，信都不回呢？」

「妹妹就是這樣的性情。」

「她從前同我寫信，也老像打電報一樣的簡短。」

「其實她心裏也是很誠懇的，你應該原諒她。」

「我不但原諒她。我還十二萬分地感激她。但是因此我常常感覺到我們兩人性情不

同，如果再好下去，將來一定沒有好結果。你母親因爲你大姊死，已經夠氣了，如果將來你妹妹結婚以後不快活，那麼你母親簡直活活會氣死。」

「你怎麼知道你同我妹妹結婚以後不快活呢？」

「我的性情喜歡表現，她的性情喜歡把一切都深藏在心裏，叫她將就我，她苦，叫我將就她，我做不到。結果一定不斷地要求，她一定不斷地忍受，這樣下去，她太苦了。我看見她痛苦，我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你這些都是猜想的話。你同她始終還沒有親蜜地接觸，你怎麼知道她一定如此？」

「我覺得我看得很清楚，再下去危險得很。」

「那麼你從前爲什麼又愛她那樣厲害呢？」

「從前我愛她，現在我心裏何嘗不愛她，但是事到無可如何的時候，我也沒有辦法。」

「你記得在芝加哥嗎？你那個時候，急得什麼樣子！怎麼勸你你也不聽。」

「那個時候，我沒有看清楚，現在纔看清楚了。這真是我傷心不過的事情。請你不

要責備我。」

「誰責備你？其實你既然心裏這樣感覺，勉強下去，也沒有好結果。要知道一種解決的方法不是頂好解決的方法？我只希望你不要因此頹廢，提起精神，好好的幹下去。」

「提起什麼精神？我現在整個的心，好像都死了。無論作什麼事體，都是隨隨便便的。我只想找一個機會，能夠永遠不回國！」

「我真不知道爲什麼這一點小事體，也可以使你這樣消極？」

「這算一件小事體嗎？一個人曾經費了五六年的工夫，用他全副的心力，全副的靈魂，去追求一件東西，結果忽然有一天他發現他追求的東西，完全不是他理想的那麼一回事，這是多麼痛苦的失望？」

「那麼現在你不失望了，你有冷苻了。」

「冷苻自然是好，但是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們中間，總是有一層隔絕，我想這是一
個鬼！」

「我就不了解你了。冷荇又有什麼不好嗎？」

「樣樣都好。」

「她同你性情有什麼不相合嗎？」

「樣樣都相合。」

「但是你心裏爲什麼仍然不快活呢？」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心裏時常充滿了悲哀的情緒，我近來流淚的時候，也比從前多了。有一次在克爾一個人看電影，電影本來也是極平常的一個故事，我忽然感覺一陣心酸，流了許多的淚，後來萬分忍不住了，跑回家，伏在床上大哭一場。」

「我看你已經有一點病態了，你再要小心，恐怕你要瘋狂。你爲什麼不寫詩？」

「我也寫了一些，但是近來預備博士考試工作已經忙不了，沒有這樣閒心。」

「你沒有閒心寫詩，却有閒心來柏林嗎？」

「這完全是因爲冷荇。假期完了，回去自然要加倍用功。」

冷荇把午餐陸續搬進屋來。三人共同吃飯。佩清的德文還不能聽，不能講，華亭替

他們兩人作翻譯。

十六

下午冷荇忙着作東西，華亭同佩清兩人藉這個機會，去參觀柏林大學。

佩清看慣了美國高大洋房的大學，柏林大學在世界上這樣馳名，他想學校建築比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規模一定要闊大得多，誰知到學校的時候，只看見一座破舊的房子，校前校後都是車馬往來的街道，沒有美國大學那樣廣袤的草場。校前惟一的裝飾品，就是幾位從前著名教授的石像，校後有一個校園，除了幾棵樹，看不見一株花草。進裏邊去，處處都感覺着屋子的陳舊。惟有教室比美國大，裏面坐位比美國容納的學生多。

德國大學不但是外面形式與美國大學不同，精神也與美國大學不同。德國的大學，對國家有一種使命，就是增進科學，德國大學生，因為中學比美國制度多三年，所以實際上都是研究院的學生，用不着教授們去教他們基本知識，因為基本知識，他們在中學早已經有了。學生的程度既然很高，他們到大學的主要目的不是來受基本訓練，乃是來

研究科學，大學教授到學校的主要目的，不是來教書，乃是來增進科學。所以在德國大學裏邊，無論學生教授，沒有一個人去自誇記憶前人的才能，大家日夜希望的，就是看某人對於某種學問有什麼新的見解。

學生教授既然不注重在學習，而注重在研究，因此他們進大學的目的，主要的是求真理而不是謀實用。在美國大學裏，還沒有學一件東西，大家先問問這個東西有什麼用處，在德國大學都不談實用的問題，只談真理的問題，凡是實用的課程，他們大部分都分在專門學校裏邊去，不讓他們在大學裏邊講。不過，當然，他們科學上的發明，直接間接同實用的科學事業，也有無限的幫助。但是他們主要的精神，不在這裏。像美國那樣着急地要拿立刻兌現的支票，德國教授們一提起，都不十分看得起。

因為有這兩層關係，往往德國大學不是中國學生最好留學的地方，第一層他們沒有受夠基本訓練，聽演講不但有語言上的困難，往往語未通了，聽起來也是莫明其妙。德國的教授教書的本事，還不如美國教授。他們大部分上堂，只講他自己對於某種問題的新見解，一學期一個課程，從來不講完，講起來也是語無倫次，不清不楚。所以中國有

許多早出國的學生，到德國，起初四五年，懂得的東西，遠不如在美國一二年的工夫多。不過受過相當訓練的學生，自然又當別論。

他們還想去看看大學圖書館同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因為聖誕節放假，關了門，沒有法子，只在外邊望了一望，建築規模比起美國幾個著名大學的圖書館，差得太遠了。

「在德國大學讀書，」華亭對佩清道：「我感覺一種最大的快活，就是精神上的自由。學校的教授不把你當小學生看待，拿日考月考期考來威嚇你，強迫你，使你日日夜夜，不能不讀他指定的參考書，雖然也有考試，但是那是在幾年以後，你讀書的時候，仍然有思想活動的自由。你不喜歡上課，你可以不必上課，上課聽了一半不高興，你可以開門走出教室去，教授從來不生氣，同學們也不用驚異的眼光來瞧着你。這當然比從前在中國受美國化的教育，和到美國去受美國教育，比較快活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情，使我常常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失望。」

「是那件事情呢？」佩清好奇的問。

「我覺得大學是研究科學的地方，同我們努力文學創作的人最不相宜。我起初以為

到外國進大學多讀幾年書，從許多知名教授那裏，聽一些文藝批評的理論，對於自己文藝創作，一定有許多的幫助，現在留學四年多，什麼理論都聽過了，我纔知道，完全不是我想像的那麼一會事情，因為在大學裏，學的不是文學創作，乃是文學科學。文學科學，雖然方法同自然科學也許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態度是一樣的。文學科學家一天到晚所作的事情，都是分析研究了解，他們儘管什麼都了解了，一提起筆來，還是不能創作。你看那幾個大學的文學教授，作得出半句詩來？就算有幾個能夠創作的教授，他們也不靠他們自己的理論。四年來，我學了一肚子的理論，對我實在是毫無用處，我的工夫白費了！」

「依我看來，」佩清反對道：「你的工夫，並沒有白費。大學訓練，固然能夠直接幫助作創造天才的活動，但是你的眼光變高了，你的見解比較準確了，你的思想深刻了，你的智識基礎廣博了，以後你寫出來的東西，至少不會像中國近代許多作家思想那樣淺薄無聊。」

「但是這四年多，我時時刻刻都感受一種內心的衝突，一方面常常心裏想把一切科

學工作拋開，提筆寫點東西，但是另外一方面有時又感覺理論方面的研究，雖然明明知道同我創作沒有多少直接的好處，却自有牠特別的興趣。到近一二年來，我的思想漸漸變精密了，一個問題到手，我也很自然地能夠分析研究，德國大學對我科學的訓練，可以說是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功，同時令人感覺到十分可怕的，就是現在我差不多已經完全失掉了我創造的習慣。

我腦子裏現在常常充滿了空虛的規律，很少幻想出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物，我有時極力要改變也改變不來。因此我想我詩人的生活，已經壽終正寢了，這都是大學教育，害了我的！

「這不過是一時的，因為你現在正忙着作論文，忙着考試，所以你腦子裏只能容納理論，以後你生活改變，環境改變，自然從前想像的力量，也可以恢復轉來。轉來的時候，恐怕因為你把牠壓迫了這樣久，比從前更偉大呢。」

「謝謝你，佩清！你真是會講話！我近來失望的事情多得很多，我簡直可以說沒有一件事情不失望。你想我這個人，到底還有什麼出息沒有？」

「當然有，你這簡直是笑話！」

「我有時想：像我這樣的人，爲什麼要生在世上？我活在世上，對別人有什麼好處？對自己又有什麼好處？倒不如早死了還好一點。」

「你這句話更沒有道理了，你現在得了這樣好機會受教育，中國能夠像你這樣受教育的有幾人？你回國後，國家要叫你作的事情正多呢。你應當作羣衆的領袖，你應當作青年的導師，你應當替中國學術界文藝界爭一口氣，使中國在國際的地位，無形中提高，別人不會看不起我們，說我們是劣等民族，永遠沒有出息，應該供人欺負蹂躪。這樣多工作等着你，這樣多人，需要你的幫助，怎麼說你對人沒有什麼好處？」

「我現在管自己還管不了，那有這樣多閒工夫來管別人，並且你把一切事情說得那麼容易。好像我一回去，中國民族就被救了一樣。你如果要仔細觀察一下，你就知道中國事體，真是一團糟，就有我這樣的人一萬個，拚了老命，都沒有用處。」

「如果真有你這樣的人一萬個，肯拚老命，中國一定有希望，只怕你捨不得拚。」

「沒有什麼捨不得拚，只是想到拚了沒有用處，因此就灰心了。」

「我現在就是希望你不要灰心。」

「多麼難。」

「世界上的事情，越是難，作起來纔越是有精采。」

十七

他們二人參觀了大學，沿着菩提樹下一直走到凱旋門，這一條街，要算柏林最闊大的街，平常有什麼慶祝，排隊遊街，一定要經過這裏。兩旁有很寬的馬路，中間有很大的空場，栽上樹木。馬路兩旁有講究的商店，世界各國的旅行部差不多都集中在那裏。槐下街同佛雷墜街交叉的地方，交通最繁，晝日夜晚，那牽線不斷地人來人去。佛雷墜街沿路上都站得有許多擦胭脂抹粉的女郎，對行人表示歡迎的意思，她們是這樣地誠懇，有時深更半夜，也不還家。

出了凱旋門，就是國會，國會建築得很雄壯，金黃色的屋頂，在太陽中，光輝燦爛。國會前面，俾士麥的銅像，雄壯威嚴，最能代表德意志民族偉大的氣魄。再前面矗立

着戰勝塔，塔頂勝利之神，高立雲表。

從這裏過去，就是一帶的樹林，至少有十多里地，可以一直走到萬牲園。

華亭同佩清兩人走了一下午，此時已經很疲倦了，他們坐電車回去。

冷苻開門，問他們爲什麼這樣遲纔回來，華亭說因爲參觀地方太多。冷苻把華亭拉到廚房裏，揭開鍋蓋，讓華亭看一看她燒的鵝。一陣異香撲鼻而來，華亭忍不住饑涎欲滴。

「冷苻，我有點餓了，」華亭要求道：「讓我先吃一點好不好？」

「不行！現在弄爛了，回頭拿出來不好看。你要餓不過，桌子上有餅乾。」

「餅乾多難吃！」

「那麼聖誕節糕。」

「更難吃！我不過同你開玩笑，誰要真吃你的？你就先做起那樣兒。」

「什麼樣兒？」

「生氣的樣兒。」

「誰生氣？」

「我不知道。」

「討厭！」

華亭笑着回屋，看見佩清橫躺在沙發上

「佩清，你恐怕很疲倦了罷？」

「有一點。」

華亭坐在桌前，拿鐵鉗子剝栗子吃，他問佩清吃不吃，佩清搖頭。

一會冷苻進來，把他們兩人都趕出去，她換好衣服，五分鐘後，他們就可以轉來。

他們出去，在廚房站一會，華亭只覺好笑，佩清看見廚房裏一切佈置，也覺得很有意思。

他們進去，冷苻衣服已經穿得整整齊齊，坐在鏡前，重新把臉洗了，淡施一點脂粉。收拾完了，同他們兩人坐下談笑，華亭剝了兩個栗子給她吃。

冷苻今天特別高興，眉尖眼角，沒有一處不表示出得意的神氣來。華亭看見她那樣

快樂，心裏也快樂。

冷荇問佩清家裏有沒有聖誕節樹，佩清不懂，華亭翻譯，佩清答應說沒有。冷荇問他以前看過沒有，佩清說在美國曾經看過，但是沒有今天晚上的聖誕節樹好看，冷荇聽見很高興。忽然她心裏好像想起什麼事情，一氣跑出去，叫鄰居的女人到街上去。她轉來華亭問她作什麼，冷荇叫華亭不要問，回頭自然知道。

忽然門鈴聲響，冷荇出去開門，把安麗帶進屋來。安麗今天穿一件青紗的晚宴衫，臉上沒有面網。進屋子就把帽子取了，頭髮是新燙過的，後半是鬆髮，前面一圍短髮，蓋近眉心。

安麗的樣子變了，但是變得更好看。佩清看見安麗，也很驚異，問華亭她是什麼人，華亭說她是冷荇的好朋友，就替他們介紹了。

他們剛坐下，門鈴又響，可循同亞羣進來。可循看見佩清，歡喜得幾乎跳起來。不住地問他這樣，問他那樣。冷荇亞羣兩人再見，彼此也很快活。亞羣穿了一件中國淡青繡花旗袍，冷荇安麗爭着細看她的衣服。不絕口地贊嘆衣服的繡工。

那時已經七點過了。冷苻叫鄰居女人，把晚餐端進來，大家就坐。冷苻把聖誕節樹上面的燭通通點燃，把電燈滅了。華亭再把留聲機開起，唱了一張聖誕節歌的片子，歌聲同燭光，頓時使屋中佈滿了和樂安靜的空氣。

歌唱完了，冷苻誠心地埋頭禱告，願上帝給她快樂勇氣光明。禱告完了，她抬起頭來，叫華亭把聖誕節的禮物，分給大家。安麗得着華亭一件絨線汗衣，冷苻一個精緻的梳妝盒，滿心高興，她却隨身替冷苻帶來一個皮包，華亭一盒糖。可循亞羣同華亭冷苻也互相贈送了東西。連佩清也得了冷苻一打手巾，冷苻剛纔叫人上街買的就是這個。佩清想着自己還沒有送冷苻什麼東西，到有點不好意思。他決定以後再補送冷苻，目前只是道謝收下。

禮物分配完了，冷苻叫大家把杯子遞過來，一個個把酒斟上。大家站起來，互相道賀，互相碰杯子，飲酒坐下。冷苻又用刀每人分一大塊鵝肉，一些蔬菜，一些白薯，大家接着，都痛快地吃起來。座上的人個個都稱贊冷苻能幹，什麼事情都辦得有條有理，華亭也不斷口地誇獎冷苻，說鵝肉燒得特別好吃，剛纔在廚房裏，嗅着香氣，已經就想

吃了。

大家說笑了一陣，冷荇眉飛色舞地，勸每人再喝一點酒，旁人都不肯多喝，惟有安麗喝了兩杯，哲學家可循酒量最大，一連喝了四五杯，冷荇拍掌叫好。

菜完了，又吃布丁、咖啡、菓實、纔散席。冷荇又給每人一支香煙，大家抽着煙，隨意地談話。

杯盤碗盞都拿出去，桌子順開了，冷荇把留聲機放上，大家跳舞起來。佩清不會跳舞，只站在旁邊看，冷荇問他爲什麼不跳舞，他說不會，冷荇叫安麗教他，佩清仍然不肯，後來經不起可循華亭亞羣冷荇都來勸，佩清沒有辦法，只好答應跳，但是同安麗剛走不上兩三步，一閃身，幾乎絆一絞。安麗被他一帶，站不穩，倒在地板上了，大家一齊大笑。冷荇亞羣連忙把安麗扶起來，佩清連忙道歉，安麗說不要緊，坐在沙發上揉膝蓋，佩清也坐下陪着她。

一會熱酒來了。每人用了半杯，立刻增加了不少的興致。安麗也好了，華亭可循輪流交換着同她跳舞，佩清坐在旁邊，樣子怪寂寞的。華亭可循亞羣恐怕他太難受，不時

休息一會，同他講話。

他們一直鬧到十二點鐘，每人又吃了一杯可可，幾片火腿麵包，再談了一陣話，纔分途坐車回去。

「冷荇，」人散了，華亭問冷荇道：「你疲倦了嗎？」

「不，一點也不。我精神很興奮。」冷荇坐在他旁邊道。

「你快活嗎？」

「這是我平生最快活的一天！我希望我們能夠永遠這樣在一起兒纔好。」

「冷荇，我們一定要永遠在一起！」

「華亭，你看，多麼好！聖誕節樹，禮物，客人，音樂，跳舞，酒，肉，愛人！華亭，你看人生多麼光明啊！」

「是的，冷荇。」

「上帝對我總算很仁慈，今天居然能夠給我們這樣多快活。華亭，你說上帝不是很仁慈嗎？」

「是的，冷荇。」

「華亭，你相信人死以後，還有沒有靈魂？」

「我不知道。」

「華亭，一定有，一定有！真的！真的！我親切地感覺着牠，我們的生命絕對不會完的！」

「不會完的，冷荇。」

「華亭，你愛我嗎？」

「我愛你，冷荇。」

「你不要離開我，你永遠不要離開我，好不好？」

「永遠不離開你，冷荇。」

「華亭，我們睡罷。」

「好，冷荇。」

冷荇上床一會就熟睡了，華亭坐在床邊上，低頭望着她，一時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

的酸甜苦辣。

十八

第二天華亭想約冷苻一塊兒到城外去看皇宮，冷苻說天氣太冷，皇宮裏除了幾座房子，花艸樹木，一點都沒有，也沒有什麼好看。華亭見冷苻不願意去，也就在家裏陪着她。

冷苻拿絨繩出來，預備要替華亭打一件背心，華亭拿着尼采的薩亞屠師賈這樣說，搬過一張椅子來，緊貼着坐在她對面。有時同她談話，有時看書，有時看她工作。

窗外的天色，昏沉沉的，到中午的時候，居然下大雪，街頭屋頂，到處都堆滿了白雪，連街上站崗的警察，外衣上也常常佈滿了雪花。

街上靜悄悄的，沒有行人，想來都在家裏團聚過節。華亭站在窗前，瞭望了一陣，又回來，坐下，以望四圍屋裏，看看冷苻，心裏很得意。

「冷苻。」

「什麼？華亭。」

「你看他的朋友佩清人好不好？」

「他是一個可愛的青年。」

「他的妹妹從前同我感情很不錯。」

「原來就是『他』的妹妹嗎？他人這樣好，我想他妹妹爲人一定也很好。」

「好是好，但是性情同我不一樣。」

「你同我講過了。」

兩人沉默了好一會。

「冷苻，」華亭道：「你同我到克爾去好不好？」

「你說着玩罷，你那裏有錢？」

「我怪捨不得你！」

「這有什麼辦法？」

「我現在正想法弄一點錢，如果到手了，你來不來？」

「弄什麼錢？」

「你不管好了。」

「你想賣你那一部小說稿子，是不是？怎麼樣？有希望賣掉嗎？」

「昨天我已經得了一位朋友來信，說十分之八九有希望。」

「大概有多少錢？」

「有一千馬克左右。」

「好極了。」

「你來不來？」

「我不來。」

「爲什麼？」

「你把錢存下，考完了到柏林來，我們可以多住一些時候。」

「好罷。真氣人！」

「你氣我嗎？」

「我不氣你！我只氣我的命不好。」

「你的命還不好嗎！你想想，世界上有多少人有你這樣的命？我從小孩起，就受盡了艱難困苦。去年失了業，有幾次青黃不接，整天沒有東西吃，餓得心慌，到後來還是安麗幫我忙，三個五個馬克地借給我。你要受過這樣的苦，你就知道了。」

「餓飯我從來沒有餓過，但是我心裏的痛苦，却真是受不了。」

「你其所以覺得心裏的痛苦受不了，就是因為你沒有餓過飯。」

「我看一個人還是早死的好。」

「死嗎？我不願意死。」

「你害怕嗎？」

「到不一定害怕，我無論受什麼痛苦，想到死，我心裏總是不願意。」

「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有了生命的東西，沒有你一個不愛惜生命。但是到無可如何的時候，也只有罷休。」

「華亭，你告訴我，你爲什麼忽然想到死？」

「不是忽然，很早就有這個意思了。」

「爲什麼？」

「我對於世界一切，都好像失掉了興趣。我覺得生存中充滿了痛苦。就算有時得一點快活，也要用痛苦去換。」

「只要你還承認有快樂，你不會死的。」

「現在我自然不會死，將來也許會到那一天。」

「這是笑話，沒有這樣容易的事。」

「你難道說我的話是假的嗎？」

「你的話當然不假，但是你自己還不十分知道你自己。」

「我自己到底怎麼樣？」

「你是一個沒有決斷力的人，沒有決斷力生；因此也絕對沒有決斷力死。」

「這纔糟糕呢！」

「這沒有什麼糟糕。這也許對於你是一種好處，不然你早已經把你自已摧殘了。」

「呵，冷苻！我只要能夠一生一世不離開你，我就好了。」

「人生在世，最好過一天算一天，生活的痛苦和快樂，始終還是在現在。」

「冷苻，不只是現在。過去的回憶，同將來的恐怕，都能使你痛苦。」

「世界上最傻不過的人，就是一天到晚只想着過去將來，拋棄了現在的人。」

「冷苻，你這個人真奇怪！你也沒有讀過多少書，但是你講起話來，有時到好像一

位鬍子通根白的哲學家一樣！」

「哈，哈，我是鬍子通根白的哲學家！你看，我走起路來像不像！」

「冷苻把絨線放下，一掙身起來，把華亭的眼鏡拿來很低地戴在鼻子上，手裏拿着

尼采的薩亞屠師賈這樣說，把背駝起，頭搖搖地，在屋內走來走去，華亭忍不住大笑。」

「冷苻，你走路真像柏林大學的通古師教授。」

冷苻忽然站住，用手把書翻開，把眼睛從眼鏡架子上邊向外一望，拖長聲音說：「

現在我講書給你們聽，你們要小心聽着。這本書很不好講，很不好講。既然不好講，我

怎麼樣講呢？我也沒有法子講，我真沒有法子講——」

「到這裏，冷荇自己也忍不住大笑，一交倒在華亭的懷裏。

「華亭，你餓了沒有？」

「還沒有。」

「我已經有一點餓了。讓我起來到廚房去。」

「昨天你累了一天，今天你休息，讓我替你作，好不好？」

「你會作嗎？」

「我會作。我去年不是曾經作過一次嗎？」

「好，我就讓你去。」

華亭到廚房去了，冷荇一人坐在沙發上打背心。

十九

聖誕節的第二夜，華亭冷荇約佩清可循亞華三人一同去聽歌舞劇。德國戲劇通常分兩種，一種是對話劇，一種是歌舞劇。對話劇中間，大體不用音樂，戲子上台，不用跳

舞歌唱，他們講話動作，極力求和日常生活一樣。歌舞劇很像中國的舊戲，戲裏面的情節，完全用音樂去表示出來，戲子上台，一定要歌唱，他的步伐動作，就在非正式跳舞的時候，也要合音樂的節奏。所以對話劇往往最適宜於寫近代生活，歌舞劇最適宜於寫古代生活。在另一方面來說，對話劇最適宜於寫實，歌舞劇最適宜於象徵。

德國人大部分都喜歡歌舞劇，他們尤其特別重視歌舞劇。一個歌舞劇著名的戲子，最受全國上下的尊崇。要到歌舞劇場，大家衣服穿得都特別的整齊，男子通常是青黑的衣裳，雪白的領子，女子都擦胭脂抹粉，鬥巧爭妍，恨不得把所有的家當，全都穿在身上。

華亭他們每人花了六個馬克買票，結果還是高高地坐在第三樓，要在下邊池座的前面，至少也得花十六或者二十馬克。他們向戲園守門的人租了兩副望遠鏡來輪流地看。整個戲園，電光照耀得如同白晝，樓上樓下，充滿了華麗的衣服。第三樓的座位，都是紅絨作的，欄杆也用紅絨包過。天花板，牆柱，金碧輝煌，中間懸掛五盞斗大黃金色的電燈，光輝燦爛。

不一會，電燈一熄，挨近戲台面前，音樂隊像雷一般地響亮，忽然奏起樂來，有時急，有時慢，有時高，有時低，有時複雜，有時簡單，戲院裏大家都靜悄悄，不作一聲，用全副的精神，注意去聽。這樣足足有二十多分鐘，忽然台上的幕開了，台上現出一座高大教堂的一角，遠遠看見溟濛的雲山。一羣天主教的尼姑，排起隊子，一路歌唱着走出來。他們唱一會進教堂去了，台上靜悄悄地，只剩下一個少年，用極緊張的情緒，高聲歌唱動作。一會又出來一個人，腰間佩了一把刀，打扮得像一個中世紀的騎士，同他對唱。

他們兩人唱了許久，纔作出驚慌樣子，藏在牆邊。天主教的尼姑又排隊，一路由教堂裏歌唱出來。她們進去，有一個年青尼姑，留在後邊，獨自悲哀的歌唱，那位騎士同先前那一個人也走出來。年青尼姑起初很驚訝，到後來騎士同她講話，她似乎認識了他，兩人又對唱起來，那一位男子，間或也加入一兩句。他們三人來回至少唱了半點鐘，感情愈唱愈激烈，到最末的時候，年青的尼姑，投身入騎士的懷中，這就算演完了第一幕。

第一幕已經去了一點半鐘，觀眾都離開位子，走到外邊來散步休息。

「剛纔那位裝尼姑的唱工真好！」佩清對華亭道。

「她是柏林現在頂有名的女唱家。」

「安麗小姐今天晚上爲什麼不來？」

「你喜歡她嗎？」

「隨便問一問就是了」，佩清臉紅道：「有什麼喜歡不喜歡？」

「我們本來想約她來，因爲她的好朋友今天晚上要到她家來找她，所以沒有約她

●
┌

「原來如此。」

「你失望嗎？」

「誰說？我問你，你到底什麼時候回克爾？」

「一月三日。」

「那麼不只有七八天了嗎？」

「對了。」

「你捨得冷荇嗎？」

「有什麼捨得捨不得，這反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我要是你，我簡直不離開柏林！」

「你現在說這樣的話嗎？你前天不是還勸我不要灰心，提起精神，救國救民一大堆話嗎？爲什麼你變了？」

「我那時不了解你，自從我認識冷荇安麗以後，我纔了解你。我現在纔清清楚楚懂得你爲什麼同佩華沒有好下去。只可惜你現在得着頂滿意的人，却沒有得着頂滿意解決的方法。我想你心裏一定很痛苦。」

「這當然是知己之談，但是我精神上的苦痛，還不僅止這一點。」

「還有什麼呢？」

「我覺得世界上一切都無意義。」

「愛情也無意義嗎？」

「也沒有意義。」

「你現在得着冷荇那樣一個人，她又那樣愛你，你還覺得愛情沒有意義嗎？」

「冷荇不能給我愛情的意義，只能給我愛情的陶醉。意義是哲學的明瞭，陶醉是心裏的狀態，狀態是暫時的，明瞭是永久的，所以我在冷荇的旁邊，我還感覺暫時的安慰，但是一離開她，我心裏又感覺着無限的徬徨。」

「那麼你設法不要離開冷荇好了。」

「不行！我自身的解說，還是要靠自己，不能靠冷荇，我對於冷荇，我始終沒有很大的希望。我也太疲倦了，我想找個地方去休息，一個沒有人跡的地方。如果休息的地方找不着，我看我只有自殺。」

「你這種話，太想入非非了。好好的日子不過，好好的人不要，却偏要這樣亂七八糟地瞎想！」

「佩清，你不明白嗎？我心裏難受得很！」

「我當然知道。但是我很可惜你。你天資這樣高的人，不好好在學問事業方面，

却中了玄想的毒，對實際人生中最美滿得意的事情，不惟不能欣賞，反而厭棄，你說可憐不可憐？」

「假如你處在我的境地，你能夠滿意嗎？」

「當然滿意，還有什麼不滿意？」

「爲什麼我心裏總是這樣難受呢？」

「你的玄想太多。你以後應該多做事，少玄想。」

「佩清，你同我到克爾去，好不好？」

「要去也可以，但是我這裏還有許多事情，我去頂多只能住一星期。」

「一星期也好。你決定去好了。」

鈴聲響了，觀衆都魚貫地走回座位。電燈熄了，音樂起了，幕開了，騎士尼姑先後上台演唱了。

華亭此時腦筋中充滿了玄思。一身輕飄飄地，一時好像失了知覺，戲台上表演的一切，他都不聞不見。一直到第二幕第三幕接連着演完，冷荇拉他走，他纔醒轉來。

他似乎作了一場大夢，但是夢境裏究竟有些什麼，他記不清楚，他只有一些模糊的幻想。

二十

華亭回家，心中覺得煩悶不堪，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冷荇問他心裏有什麼事情，他說沒有什麼事情，只是煩燥得很。冷荇勸他睡，他說反正睡也睡不着，到不如不睡。冷荇叫他讀書，他想想也沒有旁的事作，把尼采的薩亞屠師買這樣說拿起來讀。冷荇自己因爲太疲倦，先解衣就睡。

華亭把書翻開，聚精會神，一氣讀了十幾頁，稍爲靜一點，但是忽然心裏好像有一股熱血，像潮水一般湧來，他頓時心慌意亂，不能自主，他的精神也漸漸變得恍惚了。書上的字，一個個地上下跳躍，刺戟得他精神難受已極，他趕快把眼睛閉着一會，睜開，書上的字，一點不動，但是停一會，又上下跳躍起來。他氣了，把書扔掉，在屋中走來走去。

他望望床上，冷荇已經睡着，頭髮紛披在雪白的枕頭上，兩眼很自然地閉着。他注視一會，忽然冷荇的形狀，變模糊了，他把眼鏡取下來擦乾淨，冷荇的形狀，仍然是模糊的。他環視屋裏的東西，沒有一樣他看得清楚。忽然屋裏的東西，全都旋轉起來了，冷荇，白枕頭，黃緞子被單，牆，衣廚，窗子，桌，櫈，沙發，一樣一樣地輪流呈現在他的眼前。他一身好像在一隻海船上，遇着掀天的風浪搖擺不定。

他難受極了，坐在沙發上，把頭藏在手中。他心裏想：「到底我在什麼地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到底是什麼？是不是現在想我到底是什麼的就是我？」他越想越莫明其妙，心緒也越亂。他煩惱了。他睜眼一看，屋裏的東西，一切都安然不動。他坐下再讀書。

這一回他讀懂了，尼采的話，平常他似很難懂的，此時他覺得沒有一點困難，意義象透明的水晶那樣地清楚。他自己很奇怪，爲什麼他忽然會有這樣好的悟性來？他覺得他不但了解尼采說話的意義，而且能夠親切地體貼他講話的熱情。尼采的心頭，有許多的酸甜苦辣，不到某一種神情狀態下面，沒有法子可以解釋說明，華亭自以爲現在深深

地感覺着了。他以前從沒有想到，就算想到，也從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這一種人，真有這麼一回事。

他整整讀了半點鐘，精神上有一種不可形容的快活。但是隔一會，他的思想又漸漸變模糊了，書上的意義他又漸漸看不懂了，再一會，書上的字，又重新上下跳躍起來。他趕快把書合上。他回頭看冷荇，冷荇安然地睡着，面上似乎帶一種笑容。

他走近床前，低頭細看，冷荇面上原來不是一種笑容，乃是一種愁容。她的愁容，似乎充滿了一種象徵的意義，你一看着牠，你立刻感覺到人生的悲哀，世界衆生一切的痛苦。華亭注視一會，他心中立刻充滿了悲情。他忍住了，她狠命地把冷荇搖醒。

冷荇醒來，驚駭地望着他。「華亭，你在作什麼？」

「我——我——」華亭一時答不出來。

「華亭，你爲什麼眼邊有眼淚？你哭了嗎？」

「我心裏難受得很！」

「爲什麼？」

「說不出來。」

「你該不會病罷？你坐下來，我摸摸你的頭……再過來一點……爲什麼這樣熱……你的手却這樣冷！你的頭痛不痛？」

「頭不痛，就是心裏發慌。」

「你睡罷。」

「我睡不着。」

「躺下也好點。來，你就躺在我旁邊。」

華亭和衣躺下，冷荇用手輕輕撫摸他的頭，他立時心中安靜一點。

「華亭，你好一點嗎？」

「好一點，冷荇。」

「你真奇怪，爲什麼無緣無故心裏會發慌呢？」

「我不知道爲什麼。從前有時這個樣子，近來却常常這個樣子，我想我也許會死

「瞎說！」

「真的。我有時瞑目想像我死了以後，到底會是什麼一個情景，我却總想不出來。

近來我却想像得出來了。」

「你想像得出來嗎？你說什麼樣子？」

「冷冰冰的。」

「你這句話真奇怪？」

「冷苻，你不懂我的話嗎？生是熱的，死是冷的。」

「你怎麼知道死是冷的？」

「因為我現在是生的，我現在不是生的嗎？我心中時常都像爐火一般的狂熱，熱得

我頭昏眼花，是用全副精神的力量，都不能夠把牠冷靜下去。我渴想冷靜時的快樂。但

是我知道，我一天有生命，一天就沒有冷靜的時候。我想如果我沒有生命，我一定可以

冷靜了，冷得像冰一樣，那我多麼快活！」

「華亭，不要瞎說八道。」

「我一點也沒有瞎說八道，我同你講正經話。」

「華亭，我口渴極了，請你到廚房去替我倒一杯水來。」

華亭起來，拿着玻璃杯，走到廚房裏去。屋子裏火爐炭加得多，還很暖和，開門出去，走到廚房去，他立刻打了一個冷噤，他覺得寒冷的空氣透過衣服刺骨頭。他急忙把水倒好回房來，在床前端着，冷荇從他手裏把水喝了。

「外間真冷，冷荇。」

「你凍着沒有？」冷荇驚道：「你該沒有受涼罷？我太不小心，剛纔叫你出去。回頭鬧出病來又麻煩。」

「這有什麼關係？」

「華亭，你還不想睡嗎？」

「還不想睡。」

「我看你還是好好睡覺去罷。你這樣熬夜，分明不病也要鬧出病來。」冷荇說着接連打了兩個呵欠。華亭本來沒有睡意，看見冷荇那樣想睡，不忍心再擾

亂她，並且自己剛才凍了一下，此時身上也非常怯冷，想到被裏去暖一暖，也就答應睡了。

華亭熄燈上床，有一個多鐘頭，翻來覆去，總睡不着。

「華亭！」忽然冷苻在她的床上叫他道。

「什麼？」

「你還沒有睡着嗎？」

「沒有睡着。」

「可憐的小孩子！」冷苻口裏喃喃地以說兩句安慰他的話，又睡着了。華亭躺在床上，眼睜睜地，望着街上路燈映射着的窗櫺。街上幾間或有汽車馳驅的聲音。他精神痛苦已極，用手努力地扯自己的頭髮。

一一一

早上，華亭醒來，渾身發燒，口乾舌燥。他起身下床，眼前金星亂迸，幾乎跌了一

交。冷苻連忙過來扶着他，問他怎麼樣。他頭說不要緊，沒有什麼事情，只是口乾得很。冷苻讓他躺下，替他倒一杯涼水來，他喝了一口，躺下，閉着眼睛，他覺得渾身像炭火一般熊熊地燒着，頭脹得要裂。

冷苻到廚房預備早餐去了，華亭一人在床上躺了一些時候，一刻比一刻難受，他現在纔承認，他確是病了。

冷苻把早餐預備好，端進來，叫華亭起來吃，華亭說他不能起來，冷苻說不能起來在床上吃也可以。她立刻去搬了一張小檯，把一切東西擺在床前，自己坐在床邊上，替華亭斟好咖啡，用牛油菓子醬敷好小麵包，叫華亭吃。華亭掙起身來，從冷苻手裏喝了一口咖啡，覺得不好受，馬上又躺下。

「冷苻，」他說道：「我不吃了，我吃不得，我病了。」

「你病了嗎？到底怎麼一回事？」

「身上熱，口乾，心頭慌，我想大概是有熱。」

「昨天晚上，我看你的神情已經有點不對了。現在怎麼辦？請醫生嗎？」

「我看還是到醫院罷。請醫生，太花錢。我們那裏有這樣多錢。」

「你這病能不能夠到醫院去，還是問題，假如一走動，弄壞了呢？」

「我想不會有這樣厲害。」

「我看還是先請醫生，醫生說可以進醫院，我們再進醫院，反正一次頂多也不過一二十個馬克，以後我們節省一點好了。」

「好罷，就是這樣。你去罷，快去，我難受得很！」

冷荇幾下子把衣服穿好，把被窩替他蓋得嚴嚴的，吩咐他小心，匆匆地出門下樓去。

華亭把眼睛閉上，想養一養神，但是心頭好像有一般熱氣一陣一陣地往上衝，他翻來覆去，老不是能安靜。

「像這樣活着受痛苦，倒不如死了還好一點！」他氣憤地說着，一提到死字，他忍不住又冥想死後的景況來。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不是？我一死了，我的一切精神身體的活動都停止了。到底死了以後，我還有感覺沒有？要是還有感覺，是一種什麼樣的

感覺？要是沒有感覺，這真是最奇怪不過的事情，他差不多不能想像他會忽然沒有感覺，要是死真不是能夠消除我們感覺的能力，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東西！死活像一種千萬丈的懸崖，下面有千萬丈的深谷，站在生命的途程望着死，就好像站在懸崖邊上去望深谷。心裏差不多不能想像，跳下去以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死是不可想像的，不可捉摸的，但是生又是可以想像，可以捉摸的嗎？怎麼無緣無故地天地間會有我，我會有種種身體精神的活動？究竟我生在天地間有什麼意義？我這些一切活動，究竟是那兒來的？到底有什麼目標？我眼睛何以能夠看？我手足何以能夠動？我耳何以能夠聽？最奇怪不過的，就是我為什麼能夠思想？思想還是我的心？還是我的腦？還是我的全體？還是在我身體以外？我其所以感覺到我，好像完全是靠着我會思想，思想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越想越糊塗，越想感覺得人生的神祕。人生真是可以了解的嗎？他自己沒有這個本事，他相信世界上任何人都沒有這個本事。人生不是可以了解的，這是他絕對相信的事情，但是他相信人生有時可以感覺的，在實際生活中，我們有時可以親切地感覺着牠

，但是却說不出個所以然。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經不得想，你如果一想，極平常的事物立刻就要變得最神祕。心理分析學家，把人類一切活動，歸納到性慾不調；歷史命定論者把人類一切罪惡，歸根到遺傳環境。他們覺得人生一切的精神，都被他們一筆點穿了，但是我們只要多想一想，却不是這樣簡單的事情。在我們心坎中，或者腦袋中，或者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有一種東西，不斷地在活動，思想，時時刻刻，都可以打破一切的制限規律，時時刻刻都可以來去自由，時時刻刻都令你沒有法子推測，它第二步要鬧些什麼鬼，時時刻刻都令你感覺到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不奇怪。

到底這是什麼東西？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現在恐怕要得神經病了，怎麼老是這樣亂七八糟地瞎想？」

華亭一面責備自己，一面又覺得自己好笑起來。

他心裏似乎安靜一點，但是渾身四肢仍然熱得燙手。熱雖然熱，背心却很怯冷，他緊緊地把被窩裹着自己的身體。

忽然門上有按鈴的聲音，他不想起來，不理他，外面的人等了一會，又按第二次，第二次按得特別長特別重，這到底是誰呢？

停一會，又來了第三遍鈴聲。華亭想這一個人一定有要緊事，不然也許是冷荇出去的時候，忘記了帶鑰匙。一想到冷荇他立刻披衣起來，把腳放在拖鞋裏勉強掙扎到門口去。

他把門一打開，外面站立的不是冷荇。

兩位全副武裝的警察，手裏拿着手槍，一位穿便服的警官，穿一件深黃色的大衣，頭上歪戴着一頂棕色的呢帽。

「剛纔爲什麼不趕快開門？」

穿便服的警官嚴厲地問了一聲，他還不等華亭答話，立刻就指揮兩個武裝警察，一個監視着華亭，一個隨着他進屋子去檢查。華亭也跟着他們去。

他先進華亭屋子裏去看，床上床下衣櫥什麼都看過了，沒有找出什麼東西來。

「你就住在這裏嗎？」他問華亭。

「對了。」華亭回答着說。

警官又到落亞芒屋子去看，進去迎面入他的眼簾的，就是牆上掛的希特勒的大像，同國社黨的黨旗。

「是誰的屋子？」

「工人落亞芒。」

警官又到廚房去，廚房裏有一個床鋪，是房東太太德夢林睡的。他到處搜查了一遍，回到華亭的屋子，問華亭屋裏什麼人？華亭說沒有什麼人，只有他的未婚妻冷荇，因為他病，現在上街去替他請醫生去了。

「你從那兒來？」

「克爾。」

「你來作什麼？」

「現在假期，我來看望我的未婚妻。」

「你爲什麼不向警察署報告。」

「本來短期旅行，用不着報告，是不是？」

「你是作什麼的？」

「我是大學生。」

「你是大學生麼？」警察官很驚異疑問，華亭在衣袋裏把學生證拿出來，再在箱子裏把護照也取出來給他看，他看完以後，說一聲「對不起」，同兩位武裝警察立刻就出門下樓去了。

一一二二

華亭剛纔經過這一番突如其來的驚恐，幾乎把病都完全忘記了，警察走了以後，他方纔驚回過來，再到床上去躺下，但是他的病似乎被警察嚇走了。他身上的熱度，已經大減，他的頭腦也變清醒。他只覺得身體很弱，手脚都抬不起來。停一會，他熟睡了。

冷荇同着醫生回來，把華亭搖醒，問他怎麼樣？華亭說好得多了。醫生診斷了，再問了他一些話，把藥箱打開，拿一包丸藥，吩咐每兩小時吃一粒。他再開一個藥名，叫

冷苻自己到藥房去買，晚上睡覺以前吃。他說華亭的病，不過一時感冒，沒有什麼危險，不過要在床上躺兩三天。

冷苻打開衣櫃，在上面小箱子裏拿出十個馬克來給醫生，醫生說一聲謝謝，接過來放在皮包裏，同華亭冷苻握了手，一連講三次「再見」，提着小箱子，就走出去。

冷苻倒了一杯涼水，給華亭一粒丸藥。華亭剛含在口裏，立時覺得苦不可言，要想吐掉，冷苻連忙擋住他，把水送到他口裏。藥吃了幾分鐘，他還覺得口苦，冷苻笑他像小孩子，在箱子裏找了一塊可可糖給他吃。

冷苻搬一張凳子來，坐在他床前，拿絨繩打背心。華亭慢慢告訴冷苻，剛纔警察來搜查的情形，冷苻大驚失色，問怎麼警察會來到她屋裏，並且還帶着手槍。華亭說想來是走錯了人家。這幾天共產黨同國社黨到處都在組織暗殺隊，前天科歷黑師伯城有兩人被暗殺，昨天克爾聽說也暗殺了一個人，所以政府防得嚴厲得很。也許因為他是外國人，警察疑心他是共產黨，在這裏組織暗殺團，所以先來搜查一下，免得發生意外，後來看見他有學生證同外交護照，知道他是外國留學生，不是臨時來德國搗亂的共產黨，所

以也就算了。

華亭一番解釋，冷荇也覺得很有道理，但是她好像一隻受了驚恐的小鳥兒，精神總是不安寧的樣子。華亭說了許多話來安慰她，說一定不會再有這一類的事體發生，翻來覆去地說了好些時候，冷荇的心纔下一點。

他們兩人，整天都在家，冷荇整天打背心陪華亭，華亭叫她出去散散步，她都不去，他們兩人有時輕言細語地談談天，有時彼此都不講話，只是間或互相凝視微笑，有時華亭疲倦了，閉目養一養神，冷荇像小老鼠一般地留心，一聲不響，就連咳咳嗽都用手巾塞着嘴，輕輕地咳。

午餐華亭吃得很少，下午冷荇趁華亭睡覺的時候，跑上街去，替他把藥買回來。晚餐華亭仍然不能多吃，只吃了兩片麵包，加上兩片薄的香腸。冷荇今天却比往常多吃了一片麵包，華亭看見心裏很高興。

晚上可循同亞羣兩人來了，華亭冷荇都驚喜地歡迎他們，問他們爲什麼晚上居然還這樣遠來拜訪。可循亞羣說他們被一位在東城的德人家，請吃了晚飯，所以順便到他們

這裏來坐坐。可循問華亭什麼病，要不要緊，如果冷荇一個人照應不到，他同亞羣明天一早再來幫忙。華亭說剛纔已經醫生來看過，說是沒有什麼關係，只要躺幾天就可以好，他自己覺得，自從今天下午，病已經完全好了，只是身體軟弱一點。

華亭問佩清怎麼樣？可循說佩清現在正努力補習德文。華亭告訴可循，佩清答應同他到克爾去，可循也很高興，他說一來華亭可以不這樣寂寞，二來佩清要學德國話，到一個小地方去，同德國人接觸的機會多，也容易早學好。

「只是除夕跳舞的事體呢？」可循問道

「我希望能夠去。」華亭道：「現在還有三天，我那時已經好了。」

「夜西跳舞場的座位，我們今天已經去先定了。」

「好得很，我一定去！」

他們兩人在那裏講話的時候，冷荇亞羣也在另一邊講。

「亞羣，你知道嗎？」冷荇道：「我們今天早上，屋裏有警察來搜查！」

「警察？搜查？搜查什麼？」亞羣驚問道。

「還帶得有手槍！」

「這就奇怪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冷苻詳細告訴亞羣一遍，亞羣也驚異萬分。亞羣看見冷苻起首打的背心，問她打算打什麼花樣？冷苻說打算打一個簡單的。她把一本婦女雜誌翻開，把花樣給亞羣看，亞羣嫌他太單調，叫冷苻在中間稍為加一點變化，冷苻答應了。亞羣說着在大衣袋掏出一個小紙包來，說是特別帶來送冷苻的，冷苻接着打開一看，歡喜得跳起來。

「華亭！華亭！」冷苻歡喜叫道：「你看，亞羣送我的東西！」

華亭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一雙綠線打的手套。花紋很簡單，但是鑲邊的工夫，非常細緻，冷苻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精美的手套，她對亞羣謝了又謝。亞羣看見冷苻高興，她自己心裏也高興。

他們兩人坐了一個多鐘頭，走了。

第二天，華亭仍然疲倦，不能起床，冷苻又整整地陪了他一天。

第三天，麗來了，華亭仍然睡在床上。安麗的面容，憔悴了許多。華亭問她爲什

麼，她說她這幾天也害了一場病，今天剛起來。

後來再談一陣，華亭冷苻纔知道，安麗病的原因，倒不是感冒，也不是傳染，乃是她的朋友，把她所存的二百多馬克，全數騙去，搭輪到美國去了。上前天她纔接他從輪上來的信，她氣極了要自殺，她的房東太太却晝夜不離地守着她。有一次她到廚房，把煤氣管打開，正在難受的時候，房東太太回來，連忙奮勇把管子關上，窗戶門全打開，把她救轉來。

華亭冷苻聽了都很嘆息，安麗也忍不住傷心。

「現在也好了。冷苻道：『他走了。你也用不着那樣受罪地找錢來哄他。你的生活自由了。』」

「什麼叫做自由？」安麗道：「這不過是空虛就是了。像這樣的自由，我寧肯不要。」

「安麗，你真是癡！」

「冷苻，你要是我，你纔知道我。」

「我何嘗不知道你，不過我不贊成你那種態度。」

「你不知道，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那麼你以後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

「安麗，安麗！可憐的小孩子！」冷荇忽然跑上前去，發狂地吻安麗，兩人都傷心痛哭了。

華亭沒有講一句話，只是呆呆地在那裏想。

一一三

夜西跳舞場在柏林跳舞場中，要算設備頂完善的一個。舞場配好美麗顏色的燈光，四圍擺設無數的小桌，每一個小桌子邊，可以坐兩人或四人。桌子有一個小燈，燈上註明桌子的號數，桌子旁邊或桌上，都裝着電話，你如果看見某一個女子或男子，只消看清楚他的號數，把電話聽筒拿下來，報告一聲號數，立刻就可以打電話給他。通常是男

子同女子打，請求她同他跳舞，但是有時女子也向男子打，說了許多有意思的話，但是後來男子問她桌子的號數，她却不做聲，把電筒掛上。

有時覺得打電話不方便，桌子旁邊還設得有信筒。小桌子上隨便取一張紙條，用鉛筆寫幾句簡短的話，放在一個小圓筒裏邊，把機器打開，一按，小圓筒立刻就跑到發信總機關去，總機關的人，看一看小圓筒上的號數，立刻再把機器一按，小圓筒馬上就到收信人的桌上來。

除了電話信筒以外，夜西跳舞場最擅長的就是音樂，裏面的音樂師都經過嚴厲的選擇，所以奏起來特別地有味。只要新出了一個時行的調子，他們儘先就演奏起來。並且旁的跳舞場的音樂師只一班，此處却有三班。有兩班在正式跳舞場裏，輪流地奏着，這一班完，那一班又起，所以你喜歡跳，簡直可以用不着休息。還有一班音樂師在下一層一個非正式的跳舞場奏樂，你如果想清淨一點，或者想換一換空氣，你就可以到下面非正式的跳舞場來。

音樂而外，還有表演，有單人的，有雙人的，有一羣的，都是身材漂亮的年青女子

，每間幾次跳舞，便出來表演一次。這一種表演的女郎，在不表演的時候，如果有客人要求她跳舞，她就同他跳舞，如果客人請她吃酒，她要是高興，立刻就來桌上。她坐下不久，照例就有提花籃或拿玩具的年青女子走來，表演的女人，一定驚訝花的美麗，或者玩具的精巧，結果客人不好意思不掏腰包，雖然明明知道這些東西，第二天晚上又要拿出來賣。

這一天晚上，恰好是除夕，夜西跳舞場沒有一個座位不是滿的。來跳舞的男女，一個個都特別的收拾打扮。一進去只看看紅紅綠綠的衣裳，黃黃黑黑的頭髮，白白淨淨的胸背手腕，香噴噴的嘴唇，笑迷迷的面孔，再加上和諧的音樂，閃爍的燈光，暖融融的空氣，頓覺令人精神陶醉，飄飄欲仙。

華亭冷荇可循亞羣九點鐘就來了。他們本來要約佩清來，但是佩清却被幾位不會跳舞的中國留學生拉去過年去了。安麗自從那天一回去，病勢加重了，睡在床上不能起來，華亭冷荇下午還去看過她，看見她不能加入，心裏非常難受，華亭又買了些吃的東西送她。

冷苕今天晚上，穿一件紅色的晚宴衫，艷裝濃抹，嘴唇特別地紅，眉毛特別地黑，眼睛看出來特別地有精神。她有時同亞羣談，有時同可循談，不斷地指這樣，指那樣給他們看。

華亭自從昨天早上，病就好了。起初冷苕怕他吹風，他要出去散步，無論如何不讓他出去。移來看見他坐在家裏實在悶得慌，下午只好同他出去走了一個鐘頭，但是在出門以前，吩咐他裏面多穿一件毛汗衣，圍巾替他緊緊地裸上。今天華亭簡直完全好了。晚上居然能夠到跳舞場來，他心裏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高興。

亞羣穿了一件中國藍緞子繡花的旗袍，顏色非常地鮮艷，很惹人注目，她跳舞的時候，許多人故意跳擁來看她的衣服，個個都贊嘆她衣服上刺繡好。後來忽然他們接着一個信筒，可循打開來看，上面寫着：「親愛的東方姑娘，你的衣服真好看！」又有一個人打電話來問「可不可以同穿美麗衣服的中國姑娘跳舞？」亞羣說「不可以！」就把聽筒掛上了。

他們四人交換着跳舞，越跳越高興，可循酒量大，一連喝了五六杯酒。冷苕看高興

了，也一口氣喝了一杯，一時滿臉緋紅，心裏咚咚地跳，她叫華亭摸她的臉，看熱不熱，華亭說不熱，她說他騙她。

他們已經看過了好幾次表演，第一次是兩個女郎對舞，第二次是一男一女，男的把女的翻來翻去，第三次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穿起冰鞋，在地板上按着音樂的節奏，跑來跑去，作種種姿勢，有時她跑得異常迅速，人人都替她擔心，怕她撞在柱頭上，但是她却能夠如電閃般地一翻身就回過頭來，向另外一方向跑去，她表演完後，全場裏的人，都不斷地拍掌，她一連出來了三次，兩手牽着短裙邊，身子往下一蹲，對大家表示謝意。

第四次出來表演的，却是十幾個女子，個個除了胸前和胯下用很少的東西遮蓋以外，差不多全是裸體。她們一排排地，表演各種的舞勢。她們的腿提得一樣的高，刀切的也沒有那樣齊。她們的面部，一個個都現出笑迷迷的面孔。她們帶頭的一個，却穿着長長的晚宴衫，胸前帶一朵鮮紅的玫瑰，只是腿上似乎沒有穿褲子，她跳舞時，腿一上一下，衣服隨着作翻翻的形式。她身材面貌，比其他的女子都長得好看，自然不用說，她

是夜西跳舞場的精華。到跳舞快完了，她忽然唱起歌來，唱歌時面部作種種的媚態。忽然她把胸前的玫瑰解下來，向座客中擲去。被玫瑰打在頭上，不是別人，却是華亭。

座客似暴雷般地喝彩，華亭冷荇可循亞羣也歡呼大笑。

跳舞的女郎進去了，座客又繼續跳舞起來。冷荇同華亭跳舞的時候，眉飛色舞，華亭問她快活不快活，她只是連聲說「妙極了！」華亭叫她到下層去看一看，冷荇就陪着他去。那裏人數不多，音樂的聲音也小一點，但是聽起來令人心裏更舒服。華亭同冷荇在那裏跳舞了一會，兩人都好像在睡夢裏一樣。冷荇把頭伏在華亭肩上，華亭把脚步放慢，來去地跳着。好一會，冷荇忽然把頭抬起來，說：「華亭！」華亭問她作什麼，她說：「你以後不准離開我！」

華亭點點頭，答道：「你放心，我一定不離開你！我死了也不離開你！」他們上去了。可循亞羣問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來，冷荇告訴亞羣，亞羣說她也想去。看一看，立刻就同可循去了。

隔一會他們轉來，已經快十二點了。跳舞場的主人叫音樂師停止音樂，出來說了幾

句恭賀新禧的吉利話，忽然一聲鐘響，全的場人都舉起杯子來，互相撞杯，說「恭賀新禧！」撞完杯，喝完酒，男的都強迫着向女的接吻。一片歡呼的聲音，震動全屋。

他們繼續跳舞到早上三點鐘，纔坐車回家。

「冷荇，你疲倦了嗎？」華亭同她坐下問道。

「疲倦極了！」冷荇打了一個呵欠，橫倒在他膝上答道。

「我們睡罷。」

「我一點都不想動。」

華亭把她抱上床，服侍她睡下，她矇矓着雙眼，忽然叫道：「華亭！」

「什麼！冷荇！」

「你說的話是真的嗎？」

「什麼話？冷荇！」

「你真的不離開我嗎？」

「當然不離開，冷荇！」

「好，你去睡罷。——不忙，再給我一個接吻。——好了，我的好孩子，好好去睡覺，明天見！」

「明天見，冷荇！」

一二十四

一月三日華亭已經同佩清約好一早乘車到克爾去，但是冷荇一定要留他再住兩天，華亭看着冷荇不快活的樣子，實在不忍心，佩清也勸他暫時不要走，他只好再留兩天。

這兩天裏，他們也不出門去，整天整日在家裏細談，差不多什麼話都談完了，因為說來說去，老是那幾件事情。華亭什麼時候可以考完？什麼時候可以來柏林？來柏林以後他們要在那裏租房子！屋裏要置一些什麼東西？冷荇甚至於叫華亭開一個單子，把要置的東西，統統寫上，那一樣要多少錢，每一個月，伙食多少，房錢多少，零用多少，來作一個通盤的預算。可是每次預算開出來，總是嫌錢花得太多，又想法子去取消這樣，取消那樣，好些東西似乎又不應當取消，但是又不能不取消，在這種時候，把冷荇愁

得什麼樣。

依華亭的意思，這些預算，統統沒有什麼意思，他們頂好過一天算一天，到沒有辦法的時，再想辦法，冷苻却大不以為然。她說，先有一個計算，有許多好處，比方本來可以支持半年，也許可以支持一年，本來可以支持一年，也許可以支持二十個月，如果瞎用，一旦錢花完了，怎麼辦？難道去討飯嗎？華亭說討飯可以不必，他們可以回中國，但是一提起回中國，冷苻心裏又起無限的躊躇。

他們有時談到安麗，冷苻忍不住嘆氣，因為安麗近來病得更厲害，前天已經送進醫院去了。進醫院的一天，正是新年的早上，下午冷苻華亭聽說，立刻就去看她，安麗還勉強打起笑容同他們講話，但是她面容憔悴得厲害，眼睛裏的神氣已經大大地減少。回家裏，冷苻伏在床上，大哭一場。

到一月五號那天早上，華亭同冷苻天還沒有亮就起來。冷苻一面替他收拾行李，一面吩咐他許多話，華亭一一地答應。華亭東西本來不很多，但是冷苻都一件件很有條理地擺在他的小箱子裏。華亭的汗衫襪子，都是好好的，沒有一個窟窿。

東西收拾好，廚房的開水也開了，冷苻把咖啡作好，麵包切成一片一片地，敷上牛油火腿，同華亭對坐分吃。剛纔因爲起身太早，大家精神都有點恍惚，頭也昏昏的，兩杯咖啡下肚，彼此神志都定了。冷苻還替華亭作好火腿麵包，用紙包成四小封，預備他同佩清在車上作午餐吃。

早餐完了，什麼都預備好了，看錶纔七點鐘，外邊天色已經微明，屋裏沒有電燈仍然看不見。

華亭提着小箱。冷苻披上大衣，兩人預備走出門去。

剛走兩步到門口，忽然冷苻一停步，兩個眼眶變紅，一雙手圍着華亭的頸項，頭伏在他胸前，叫道：「華亭！華亭！不要走！」

華亭輕輕撫摸着她的頭髮，柔聲慰藉她，說他不久就可以再來，反正也不過幾個月的工夫，並且如果冷苻真想他，他春假還可以抽空再來一次，不過只能住四五天就是了。冷苻想了一想，掏出手巾揩了眼淚，一句話不講，把電燈熄了，同華亭往外走。

他們走到街上，街上靜悄悄的，還沒有什麼行人。轉灣到大街，走到一輛汽車旁邊

把汽車夫叫醒，進車去，叫他開車站。

冷苻依然一句話不講，目不轉睛地望着車窗外出神。華亭知道她心裏難過，也不講話來擾亂她。

到車站，下車，付了車錢，買票到月台去。那時正是七點二十分，七點四十五分的快車還沒有進站了。佩清早已經在月台上等候，看見華亭冷苻來，急忙揚手招呼他們，他們看見佩清，也很高興。

車站上似乎特別地寒冷，冷苻站着，渾身不斷地打戰，華亭勸她不要等，先回去，好好再睡一覺，免得鬧出病來，冷苻想一想，同佩清華亭握了手，很迅速地一轉身如飛地跑出站去，華亭叫她慢一點，她似乎沒有聽見。

華亭心裏一陣不好受，不免流下淚來。

火車到了，兩人上車去。選了兩個窗前的座位，車上搭車的人很少，靜悄悄的。

火車開了，柏林的房子漸漸稀少，終於不見了。華亭想像冷苻此時是什麼情況。但是他心境此時太悽涼了，他極力想法去停止他的思想。

華亭跋語

到南方來，進海岱山醫院又一星期了，心裏本來滿懷着的希望，現在已經完全消滅了。我現在只等那一天，只虔求那一天快來，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濟慈臨死的時候說：「謝謝上帝！居然來了！」我究竟要什麼時候，纔可以說這一句話呢？在這樣苦等的時候，濤每忽然來把他寫的一部小說給我看，使我兩個鐘頭裏，重新溫習一遍，我在德國最不能忘記的一段感情生活，使我已經冰冷的心腸，又得一點溫暖，我真不知道怎麼樣感謝他！書裏寫到我同冷苻柏林分手，就停止了，這也很對，因為實際上我同冷苻從那一次分別以後，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我回克爾以後，我們還通過許多信。我走以後，書中所講的冷苻的舊友……一位青年庶務……就來找她，他對她誠懇的態度，居然感動了她，她寫信來問我，我當時覺得，我沒有力量給冷苻一個燦爛的將來，所以也就忍心贊成冷苻同他相好，在我博士考試的前一天，他們結婚了。我進醫院以後，還接過她三封信，說她的丈夫對她很好。她很快樂的。我沒有告訴她我病，我不忍告訴她我病，

我只說我不久要回中國去，我不願意告訴她日子，免得她來送我，就是這樣，我們中間一切的關係斷絕。從前以爲千難萬難的事情，真正到那個時候，却有令人想像不到的容易。我現在也疲倦了……精神身體都感覺最大的疲倦……我也想休息，世界上一切的喜怒哀，我都不管了，這個世界不是我理想的世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滬初版

再見，冷荇！

定價國幣一千八百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著者 陳 銓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發行人 陶 川

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

發行者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